

史228.2

584.2 4379

部 = 112

史222

574

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八年五月丁丑朔



戊寅監察御史黃慶基言朝廷仁愛斯民揀患郵災使無失所之嘆者在加意於賑濟故比歲淮甸旱倉廩不足以給民至以上供綱運米調之前年浙西水本路歲計不足至使江西湖北運米以濟之所費無慮數百萬然而不惜重費以濟一時不若修舉良法以垂惠於萬世蓋義倉者良法也始自隋長孫平建議曰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儲雖有水旱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儲故歷世行之以為利焉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四



豐間先帝復行其法以為隋唐取於民太重慮民不堪其求於是納苗米一石者輸義倉米五升可謂至薄矣夫樂歲粒米狼戾雖多取之不為虐又况納苗米一石止輸五升固非重斂也蓄積稍豐或有水旱則所至倉廩自足以濟民矣臣去歲道過太平州見饑民甚眾而無流亡溝壑者蓋猶有當日義倉所積之米足以賑濟故也又聞蘇湖之民雖蒙朝廷運米以濟之然饑者朝不及夕往往不得霑上之惠而殍踣者多矣乃知義倉誠天下之良法今其條制具在望自今歲復行詔令戶部詳度知越州蔡卞知潤州卞及服古並知廬州朱服知壽州服知廬州在六月祕書少監王古兼國子祭酒已卯新除吏部尙書李清臣為資政殿學士知真定府

以權給事中姚勔論清臣不當召用故也政目無此六月十八日又

庚辰承議郎簽書穎州節度判官事趙令時為光祿寺丞政目五月十四日事黃

辛巳王崇極為引進使政目初五日事當考

癸未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

上等言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

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

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

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

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

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



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  
為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為先  
德宗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  
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  
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  
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  
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  
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  
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  
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  
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

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為推擇如贊之論  
開卷了然歟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  
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  
反覆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  
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甲申尚書左丞梁燾表稱疾病乞守藩詔不允燾再請  
補外詔斷來章及與寬假將治御集任詔南郊合祭  
依元祐七年例政目八日事合取四月丁左宣德郎  
蔡肇校勘黃本明年六月出御史中丞李之純復中大  
夫國子司業趙挺之為京東路轉運副使慶基云云  
司封員外郎丁隲知宿州七年十月二十駕部員外郎  
胡宗炎提點京西刑獄比部郎中孫亞夫為兩浙轉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四



副使自蔡肇至孫亞夫皆從政目惟亞夫實錄有之

乙酉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言近令講讀官同將漢

唐正史內可以進讀事跡進呈按講筵故事講官講經

讀官讀史若令同進讀漢唐史書卽是講官兼讀官之

職乞專令讀官鈔節進讀從之

丁亥詔禮官罷議合祭政目十一日事合取四月罷

廣南東西路鑄折二錢政目仍無此

已丑錄京畿囚政目十日事

辛卯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皆罷敦逸爲荆湖北路

轉運判官慶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坐言尙書右丞蘇

轍禮部尙書蘇軾不當也新錄既於十五日載二人罷

蘇軾對上語矣十六日又詳載之顯是重複今削去

王辰三省同進呈董敦逸四狀言蘇轍黃慶基三狀言

蘇軾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轍應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爲

轍之罪慶基言軾曰法者天下之平也雖天子之尊不

敢以喜怒而輕重況於人臣乎爲人臣者苟欲廢法以

私恣喜怒則上竊國柄下貽民患其禍非小也按禮部

尙書蘇軾天資凶險不顧義理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故

名足以惑眾智足以飾非所謂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賊

者也陛下擢之於罪廢之中寘之於侍從之列出守大

藩固宜奉法循理而乃專以喜怒之私輕廢朝廷之制

昨知潁州日違法令都廳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

行費用及失入丁眞配罪見係京西路提刑司按發取

勘干繫官吏軾已移揚州又入爲兵部尙書矣乃敢驀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四



越申陳致朝廷徇其所請將監司按發公事指揮不得  
取勘致令遷延該赦考軾之意特欲姑息小人蓋庇舊  
吏以沮壞法令而已軾前知杭州曰有百姓顏益顏章  
以受納官不肯領絹率眾人論訴非有大過也軾不遵  
法令判令刺配雖嘗自劾蒙朝廷放罪而軾之所喜雖  
監司按發公事乃妄陳橫議令不得取勘軾之所怒雖  
所犯止於杖罪乃判令刺配此何道也書曰惟辟作福  
惟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言威  
福之柄惟人君可以專之也軾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  
出人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  
不忠之罪大矣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  
麗者力與薦揚違迂者公行排斥昨薦王鞏既除宗正

寺丞又通判揚州竟以不持行檢敗近者薦林豫自東  
排岸不問資序遂差知通利軍前者除張耒為著作郎

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近者除晁補之為著作佐郎七年十月十六日皆

軾力為援引遂至於此至如秦觀亦軾之門人也素號  
猥薄昨除祕書省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不失為校對

黃本書籍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惟知有軾  
而不知有朝廷也為人臣而招權植黨至於如此其患

豈小哉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  
屢嘗賜書與之矣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及都省批

送禮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責也軾乃蓋庇吏人力陳  
強辨期必勝而後止夫都省總領六曹自有上下之分

豈有論事不當尚敢力爭原其凌轍都省之意乃有輕



視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又可見矣軾在先朝恣爲歌  
詩謗詘朝政有司推治實迹具存眾皆以爲罪在必死  
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黃州安置先帝之於軾可謂  
有再造之恩矣雖天地父母無以過之軾不能感戴厚  
恩而乃內懷怨望二聖陛下臨御之初以軾爲中書舍  
人軾因行制誥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略無忌憚傳播四  
方士大夫讀之有識者爲之痛心有志者爲之扼腕考  
軾之意特欲刺譏先帝以攄平昔之憤爾軾行李之純  
除河北都轉運使誥曰乃者役錢貨息之敝民兵馬政  
之勞萃于北方又云河溢爲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  
年於此矣嗚乎其孰能爲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夫  
宣王承厲王之後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

之故見於鴻雁之詩先帝時北方安得有老幼奔走流  
離道路之事謂緣役錢貨息民兵馬政以致天災必待  
陛下然後能遣使以勞來安集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  
以厲王之亂相擬也軾行蘇頌除刑部尙書誥云乃者  
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夫先帝明慎  
用刑哀矜庶獄始復大理寺刑部詳定及三省點檢獄  
案之制安得法病於煩官失其守至於盜賊多有獄市  
紛然惟漢武帝時暴征遠戍於是盜賊競起至遣直指  
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謂紛擾先帝時何嘗聞有此也  
軾爲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擬也  
軾行劉誼知韶州誥云爾昔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  
不諱阨窮而不憫安知有今日之報乎夫劉誼得罪於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四  
先帝自以職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當公論之而乃張  
皇上書用此罷江西提舉安得爲盡言乎至於安知有  
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陛下奉承宗廟當有以顯揚  
先帝之鴻業休德豈欲報先帝得罪之人乎軾行唐義  
問除河北轉運使誥云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  
薄從忠務以養民夫先帝立法豈不欲養民邪先帝用  
人豈不欲去刻薄而從忠厚邪今以爲務以養民是指  
先帝之不能養民也今以爲黜聚斂之吏是指先帝用  
聚斂之吏也軾行貶呂惠卿誥云苟有蠹國以害民率  
皆攘臂而稱首夫先帝立法乃欲與天下同利豈有先  
帝之聖神英睿冠絕百王如此而乃肯從蠹國害民之  
謀乎軾所行制誥皆在舍人院願陛下試取而觀之蓋

有聲述不盡者臣請以常人論之對人之子詈人之父  
猶且義不勝誅況軾職代王言而實詆先帝按之以法  
當如何哉陛下奉承先帝之宗廟歲時薦享未嘗不懷  
怵惕霜露之感今乃使譏刺先帝之人列于侍從真在  
朝廷臣恐先帝之威靈在天亦當垂憤怒也使軾當今  
日得保首領已爲幸矣今乃驟遷之亟用之唯恐不及  
臣恐天下之人亦有以議陛下也昔楊惲以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之語譏刺漢朝宣帝尙戮于市竊以譏刺朝  
廷其罪小至於譏刺宗廟則其惡不可容矣陛下以軾  
爲有大功而不敢治則軾自擢用以來未聞有毫髮之  
功也以軾爲有厚德而不可貶則軾之行已貪污積惡  
靡所不有至如結託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



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與斷  
還其穢惡之迹則未敢上瀆聖聰不可謂有德者也自  
軾進用人望其改過自新而乃恣為喜怒自擅威福援  
引朋黨紊亂紀綱公行制誥指斥先朝原其不敬宗廟  
之意乃有輕視陛下之心然而累年于茲人不敢言者  
以轍身為執政朋黨親戚布在要路權勢熏灼內外能  
立致人於禍患故畏憚而不敢言爾臣雖至愚非不知  
言發則禍至然而義激於中不能自止故力為陛下言  
之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今日之典刑  
仍令中書省削去軾所行誥辭言涉刺譏者以示人臣  
大不恭之戒又言曰治天下者必先於正朝廷正朝廷  
必先於破朋黨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德睿足以

獨斷者未有不為姦邪所蔽也當有唐之世王叔文章  
執誼柳宗元之徒結為朋黨瀆亂紀綱一時名士莫不  
歸之幾壞天下賴憲宗剛明立行斥逐故小人不得以  
行其志文宗時牛僧孺李宗閔楊虞卿之徒更相傳會  
上則蔽人君之耳目下則擅朝廷之威柄文宗至臨朝  
興歎然終不能去也觀憲宗之所以治文宗之所以亂  
可為治世之鑒戒矣不謂今日親見此弊臣近言禮部  
尚書蘇軾已歷疏其所為矣竊見門下侍郎蘇轍懷邪  
徇私援引黨與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為肘腋以紊亂  
朝政軾則外許人差遣而公薦之轍則內為之應而引  
用之附會者立與進用違忤者公行排斥上不畏國法  
下不顧公義臣請疏其顯然之迹按軾與呂陶交結至



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為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  
軒緣館伴高麗人使請賜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己也  
遂公奏于朝力加排詆意欲使軒補外乃遷陶為中書  
舍人陶遷中書舍人夫詞掖近臣乃陛下之侍從軾猶  
敢公然排斥不附己之人而陰欲進其黨與其擅威福  
之罪大矣軾知潁州日趙令時為本州簽判軾與之往  
還甚密每赴趙令時筵會則坐于堂上入于臥內惟兩  
分而已其家婦女列侍左右士論極以為醜軾乃公薦  
于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見議除令時差遣其肆欺罔  
之罪大矣五月四日令時光祿丞國子司業趙挺之為御史日屢  
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擴撫太學  
中事凡所判狀多不依學制意欲沮抑挺之使之補外

訪聞蘇轍見議除挺之為轉運副使以同列商議未合  
故未敢進呈其挾私怨而忘公議乃至于此太府寺丞  
文勛以篆字游於軾之門初不以公正吏才稱也軾既  
援引轍遂除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在正月九日夫監司按察  
一路寄委不輕豈可以非才而授其職徇私情而棄國  
法乃至於此馮如晦為夔州路轉運使日按發公事不  
當見係御史臺推治未結絕間轍以川人遂除館職差  
知梓州近斷敕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  
不動也可謂循法用人乎其恣橫乃至於此趙高帥鄜  
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為  
中丞得其書即為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  
之迹謀遂不行陛下雖不加罪而亦略無愧恥欺罔乃



至於此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協和凡欲行一事除一  
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幾於忿爭極傷國體蓋  
轍欲進其黨與故眾論不肯相從爾士大夫不顧節義  
而競相結託以希進身者由大臣倡率之也臣愚不知  
大臣之交結黨與其意何所為也方今侍從之間為其  
黨者十有四五矣省寺之間為其黨者十有六七矣館  
閣之間為其黨者十有八九矣其餘陰相附會者不可  
一二言也軾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為必不疑  
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所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軾  
大用以為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  
進取上下倡和合為一黨牢不可破浸淫日久臣恐其  
權勢愈甚朋黨愈多則為國家之患良未已也陛下可

不深慮耶且人臣事君惟有忠爾一言涉於欺罔則終  
身不可以誠信委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真以  
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鍾浚根究王鞏在任日  
穢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謫為監當而轍亦怡然自若略  
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  
知雲安軍孫拱事拱與之邵互論見係推治未見曲直  
乃除之邵為都大提舉茶事六年十二月且事在有司  
當原情定罪豈可以親戚之故乃驟移差遣更獲美遷  
且為人臣者不當有己豈有兄之所喜則立加進用兄  
之所怒則陰與排斥忘盡忠體國之誠而用招權徇私  
之志不加斥免何以控御臣下至如軾之罪惡其最大  
而不可容者乃忘先帝保全之恩忽陛下擢用之意因



行制誥公肆刺譏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雖陛下仁聖欲示兼容然而軾之情理不順其如國法何其如公議何此固人神之所共惡也揚雄曰天地無不容也不容於天地者其惟不仁不義乎陛下試考軾轍所為可謂不仁不義者矣是安可容耶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蓋以其輕肆語言不知忌憚則無所不為故惡之也陛下試觀軾轍所為稍失控御則何所不至蓋既敢訕謗則是懷無上之心矣自古奸臣未見此比惟其權勢熏灼內外故士大夫各懷顧望不敢盡言於是呂大防蘇轍等奏曰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文涉譏毀先帝其間陸師閔誥一道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

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時揀改蓋事理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眾議多行寢罷明帝尙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並當時天下悅服未有以為謗毀先帝者也至於本朝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謗毀先朝者也近日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毀謗先帝為詞非唯中傷正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蘇轍又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兄軾亦豈



是譏毀先帝者耶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  
 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  
 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當時大臣數人其間極  
 有不善不肯諫止呂大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嘗曰兩  
 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先帝本  
 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  
 明必能照察此事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  
 大防轍等云云新錄並據龍川略志但不載與二人知  
 軍差遣今並增入敦逸慶基除運判政目于初四日書  
 其事

甲午戶部言左班殿直趙叔嶢自陳係祖免親為父亡  
 解官持服乞比附宗室換官體例支給請受按宗室小  
 使臣丁憂並不許解官所以不罷俸給今若依外官丁

憂例更不支給俸錢慮或失所欲乞應宗室任小使臣  
 丁憂父祖俱亡者袒免親許給俸非袒免親許給半俸  
 從之

權戶部尚書錢勰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總權戶部當檢寶文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韓宗道為戶部侍郎

六年十二月以戶部端明殿學士鄧溫伯為兵部尚書

侍為寶制知開封龍圖閣待制知陝州王震知永興軍

十八日寶錄日實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李周知陝州

錄無部員外郎孫朴為司封員外郎政目五月十八日工

乙未尚書左丞梁燾奏乞便郡養疾詔不允

丙申左朝請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董敦逸知臨江

軍左朝請郎新福建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知南康軍敦

逸慶基既有旨與知軍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純及侍

讀其台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四



御史楊畏監察御史來之邵亦言二人誣陷忠良朝廷

容貸止令出使臣恐後人觀望得意任私敢肆狂誣故

遽責之據蘇轍龍川略志進呈二人疏日已有旨與知

今據略志稍加刪修紹聖元年四月乙巳當參考

戊戌校書郎陳師錫為工部員外郎集賢校理著作佐

郎時彥為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政目二十二年五月八日

常安民為開封府推官政目二十八日三年三月八日

日為江西運判太僕寺丞劉當時為河北轉運判官政目二

己亥皇弟武成節度使祁國公偁加開府儀同三司政目

在二十黃慶基董敦逸既責蘇軾以劄子自辨曰臣

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

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久矣自熙甯元豐間

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

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

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

出此今者又聞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

等舊說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用潁州官錢失入丁

真死罪及強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

其人矣然其間有關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臣

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行誥詞

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

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

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詞頭所有則臣安敢

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為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誥



詞內分別解說今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言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尙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鯨為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之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心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為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誥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

人言則天下之人更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為臣而言也又慶基所言臣行陸師閔誥詞云侵漁百端怨壽四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竄逐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所謂侵漁怨壽者意亦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為謗訕指斥乎慶基以他人之詞移為臣罪其欺罔類皆如此又慶基所言臣妄用穎州官錢此事見蒙尙書省勘會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內公使



庫所少貧下行人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又慶基所言臣強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八年州縣方與斷還此事元係臣任團練副使日罪廢之中託親戚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後來姓曹人卻來臣處昏賴爭奪臣即時牒本路轉運司令依公盡理根勘仍便具狀申尙書省後來轉運使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合是臣為主牒臣照會臣愍見小人無知意在得財臣既備位侍從不欲與之計較曲直故於招服斷遣之後卻許姓曹人將原價抽收仍亦申尙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路斷還本人顯是誣罔今來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又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人丁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

定奪不是失人卻是提刑蔣之翰妄有按舉公案具在刑部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臣既不能盡知又今來朝廷已知其姦妄而罷黜其人臣不當一一辨論但人臣之義以名節為重須至上煩天聽也太皇太后令轍諭軾曰緣近來眾人正相攜拾且須省事軾乃具劄子稱謝曰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為之扼腕千古為之涕流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



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全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邱山之德

癸卯禮部尚書蘇軾言臣伏見元祐貢舉敕諸詩賦論題於子史書出如於經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者聽臣今相度欲乞詩賦題許於九經孝經論語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人所治之經但須於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上下全文并註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一更無可避兼足以示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為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所不知以為進退於忠厚之風不為無補詔依奏今來一次科場未得出制度題目 龍圖閣直學士

知成都府蔡京請便郡詔不允

甲辰秘閣校理余中為著作佐郎政目二十八日除祕閣校理

侍御史楊畏言伏覩近降指揮令兩省各舉臺官兩

員者風憲之任治忽所繫人主耳目所寄之地可謂重

矣未聞令宰相屬官舉御史御史與執政最為相關之

地執政已不自差而使其屬舉之其異於自差無幾矣

詔前降兩省舉臺官指揮更不施行王銍元祐八年補錄五日事附見月

考未當

六月戊申建武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卒上奠哭之

贈開府儀同三司贈開府政目十八日事今附此

庚戌太如門客充彥章補假承務郎政目四日事明年三月七日當考

陝西轉運使判官張景先陞為副使政目四日事來



月二

辛亥禮部言檢準元祐五年二月十六日敕勘會科場  
 新兼詩賦慮諸路闕詩賦試官其通判內有可差之人  
 亦許差充又元祐五年三月十九日禮部狀準條諸州  
 應舉不滿百人轉運司預相度指近便州併試欲諸州  
 應舉不滿一百五十人者權依上條併試從之  
 甲寅起居郎兼權給事中姚勔起居舍人呂陶並為中  
 書舍人基言可考政日黃慶秘書少監王古為起居郎政  
 初八日秘書丞呂希純為起居舍人政日初監察御史來  
 之邵為殿中侍御史政日初知潤州集賢校理崔公度  
 為秘書少監公度辭不至加直龍圖閣仍知潤州公度  
 集賢錄無之紹聖二年閏八月六月六日政乃以新除祕少知

宣州按公度復知潤州州以起居郎召辭章再上七年正  
 直龍圖閣仍知潤州州未滿歲除秘書少監辭如初除  
 少監又力辭得知潤州州赴闕復辭紹聖二年再除秘書  
 附此政目初八日實王筌冲照處士王政目初八日書  
 判官錄在二初八日實王筌冲照處士王政目初八日書  
 其事當考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州詔不允  
 筌何人當考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州詔不允  
 戊午中大夫守尚書左丞梁燾充資政殿學士同禮泉  
 觀使先是燾以疾求罷有詔與在京宮觀使宰相奏以  
 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之名以寵之七月八日  
 燾罷政必有因緣而實錄但稱以疾新舊傳皆然邵伯  
 溫作楊畏傳云畏寄聲章惇云以疾新舊傳皆然邵伯  
 則燾亦必被彈射也當考政目同觀使亦係十二日元  
 祐六年正月馮京已除中太一宮使亦未嘗為宰相  
 也云然當考何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即屬疾求罷章累  
 上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燾



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具手奏謂人材可大任者聖主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使官家左右前後皆得正人則天下受福宗社有慶矣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無過於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既授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又四上章求補外出知穎昌臨行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出知穎昌在七燕行狀剛修其信否當考梁燾行狀張舜民作公力陳疾自佚懼廢國事雖曲示優眷義非敢安預以三書入遣內侍封還公舍翌日辭之先是公遷觀音邊事不決預以三書入遣囊寄仍斷來章賜以優告累謂大已上議論多不再得上詔何至補報決以得請為期章去已上密訪人瑞公繼至第封還劄子問所必去及合用者非臣敢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敢當也

當也使者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使官家左右前後皆得正人則天下受福宗社有慶矣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無過於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既授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又四上章求補外出知穎昌臨行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出知穎昌在七燕行狀剛修其信否當考梁燾行狀張舜民作公力陳疾自佚懼廢國事雖曲示優眷義非敢安預以三書入遣囊寄仍斷來章賜以優告累謂大已上議論多不再得上詔何至補報決以得請為期章去已上密訪人瑞公繼至第封還劄子問所必去及合用者非臣敢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敢當也



已未遣勾當御藥院李倬齋詔書賜觀文殿大學士大  
中大夫知穎昌府范純仁合乘驛赴闕先是侍御史楊  
畏言外議以蘇頌初罷恐必用尙書右丞同知樞密院  
事二人而已一則天資褊狹非有疎通濟務之材且徇  
己強復未必無懷恩報怨之意一則器業節操材望之  
類一切未見可取只緣聯姻近戚而處本兵中外已籍  
籍不平況任宰相乎右丞鄭雍同知樞密院韓忠彥於是聞將以純仁  
為右僕射畏又言治天下者賞罰號令而況宰相佐人  
君出賞罰號令以示至公哉純仁去歲帥太原府守邊  
無狀上下失備西賊乘之犯麟州蹂踐千里死者數萬  
人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遽命以為相是賞罰  
不正而功罪未判也以為功則罪籍未除以為罪則未

應除召況為相哉陛下命相而賞罰未明何以昭示天  
下哉自是七疏皆不聽監察御史來之邵又言純仁師  
事程頤闇狠不才於國無補及純仁至畏又言純仁自  
穎昌府被召未入見而張蓋過內門為不恭太皇太后

皆不聽此據王銍元祐八年補錄增入銍又云太皇太后  
政以純仁舊德故召用待至國門始下制畏與之邵俱  
論純仁不當為相當時皆謂畏等陰受風旨非公論也  
銍所云蓋與邵伯當時皆謂畏等陰受風旨非公論也  
溫略同須更考詳或曰畏與蘇軾轍俱蜀人前擊劉贊

後擊蘇頌皆陰為轍地太皇太后覺畏私意故復自外  
召用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此據邵伯溫辨誣  
然已見六年十月十八日并二十八日或改己未十三日作是  
并考政目召范純仁係十二日或改己未十三日作是

辛酉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張璪卒贈右

賣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四



金紫光祿大夫賜絹五百疋諡簡翼此據王存墓誌新錄

缺卷故也王銍補傳亦當別修政目於二十入日書贈錄  
雜錄第一於七月十二日書賜絹五百疋璪墓誌王存作

壬戌門下中書後省言準朝旨編修在京通用條貫取到在京諸司條件修為一書除係海行一路一州一縣及省曹寺監庫務法皆析出關送所屬內一時指揮不可謂永法者且合存留依舊外共修成敕令格式若干冊所有元祐三年十月終以前條貫已經刪修收藏者更不施行其十一月一日以後續降自為後敕及雖在上件月日以前若不經本省去取并已行關送者並合依舊施行仍乞隨敕令格式名冠以元祐為名從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言臣伏

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隣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是直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矣哉春



秋記經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便為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癸亥詔從軾請

甲子資政殿學士知真定府李清臣為戶部尚書政目六月

十八日實錄在八月二十五日復召清臣資政殿學士

同禮泉觀使梁燾知潁昌府出實錄在七月癸未今不

取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真定府政目六月

韓實錄在八月二十七日今從政目提點河東路刑獄

畢仲游為職方員外郎政目

乙丑左宣德郎祕書省校對黃本秦觀為正字政目十月

錄在七月二十四日

丙寅刑部言修立到司門條內陳請廢置移復城門關

津橋道並申刑部及部送官物出入畫時具部送人姓

名申所屬寺監及尚書本部從之

戊辰詔諸元無縣學處輒創及舊學舍損壞許令人戶

出備錢物修整者各杖一百以尚書省言外路多違法

科率造學故也權工部侍郎王欽臣權吏部侍郎

政目二日秘閣校

理徐王府記室龔原為兩浙轉運判官政目二日

辛未吏部言應轉運提刑司依赦奏到知州縣令在任

政迹優異者乞與升名次從之



壬申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朝散郎

蘇軾知定州按蘇軾奏議八月十九日以端明侍讀禮

已除定又實錄於九月然六月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

九月十日所書或誤不實錄不能詳記所以也當考六月

乞改知越州詔不允七月二日十四日軾又以新知定州

知揚州政目六月資政殿學士知定州許將

癸酉尚書省言昨勘會官員因恩賞與占射差遣者到

部凡在選久待名次之人皆被陞壓有及一二年以上

未到注授者慮亦有可減與別等恩例送吏部子細參

照申初謂占射差遣亦可減與別等恩例仍為事不

當得此酬獎或已得轉官循資而涉僥倖有即與刪削

或與改授指射陞名之類非謂必欲全罷占射今吏部

一例改換減年磨勘卻是歲增轉官蔭補請給本部四

選合再行看詳從之 尚書省言訪聞諸路兵夫多被

姦惡之人以貨賣熟食為名陰加屠害其部轄官司地

分干繫人又以弊源深遠刑名至重不切擒捕只以逃

走為名致無由究治緣未有特立告捕賞罰專條其本

縣令佐及部轄兵夫官司并地分人同隊兵夫等亦各

未有覺察賞罰連坐之法合付刑部立法從之

甲戌都水使者吳安持為太僕卿政目二十八日安持

乙亥左朝散大夫權發遣河北路轉運副使葉伸落發

遣字緣七月二日來之邵論張景先

是月直龍圖閣知秦州呂大忠加寶文閣待制再任大

據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四  
忠本傳云除直龍圖閣知秦州滿歲加寶文閣待制再  
任行狀云除寶制再任在八年按大忠以元祐五年六  
月二十八日加直龍圖閣知秦州至八年六月  
恰滿三歲因附見月末更俟考詳或附年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四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夏四月乙酉詳定敕令所言諸路應有改更  
役法衙規事件並令戶部看詳申尚書省候推行成緒  
即依元豐舊法一事令戶部指揮季終聞奏從之新本削去

樞密院言河東路自去秋及今折克行等累統制軍

馬出塞無不勝捷前後共獲賊首三千餘級近出師援  
助修築葭蘆師旅方還數日間將兵出界照應涇原進  
築直至西界地方長沙川以來討蕩賊巢斬級二千獲  
孳畜鎧仗焚蕩族帳不少賊眾緣此遠遁不敢並邊耕  
牧近據鄜延路經略司奏日近西賊遇夜直至大理河



以來耕種晝則卻歸賊界公然往返全無畏憚蓋是本  
路軍聲不振自來不曾敢出塞討擊致賊界敢爾輕視  
今彼界於近邊尙敢如此安然往來耕種即界外三二  
百里間人戶耕農皆不失業向去秋夏廣有收成資助  
賊糧即必又為併兵大舉之計侵犯邊防使邊人不免  
被害欲令廊延環慶路經略司詳此當切多方體探賊  
界有賊馬屯聚或部族住坐去處決有萬全可乘之利  
即不限時月選遣精銳兵將前去痛行討蕩使賊界兵  
不解嚴人戶不敢安居耕種免致秋成更為邊患況今  
來西人已困當乘勢攻擾使其不得暫時安居則可以  
坐致困敝諸路帥臣如能精選將佐整鬪兵馬常為分  
番迭出討蕩之計仍大作聲勢如將深入使知我不測

分兵處處為備仍乘伺間便可以擾擊倏往忽來出其  
不意隨宜討蕩則賊界部落不得安居耕種失業不惟  
無以資糧食侵犯邊境兼近邊人戶疲困無以為生亦  
因此易為招納實於邊計為便詔令熙河涇原河東經  
略司依詳已降指揮施行若賊界對境有屯聚賊馬及  
耕種住坐人戶知得遠近多寡次第委是利可乘即  
不限時月相度出兵掩擊新本刪修云樞密院言河東  
路自去秋及今折克行等統  
軍出塞數奏膚功近出師應援修築葭蘆復耕將兵照應  
涇原進築直至長沙川焚蕩賊眾不敢並邊耕牧近廊  
延路經畧司奏西賊遇夜直至大理河耕種畧則卻歸  
賊界蓋是本路軍聲不振不敢出擊致賊界敢爾輕視  
欲令廊延環慶路經畧司多行討蕩況今西人已困當  
全可乘之利即選遣精銳痛行討蕩況今西人已困當  
乘勢攻擾如諸路帥臣能選精銳為選出之計使賊知  
我不得安分兵為備仍乘伺間便出其不意則賊界  
熙河涇原河東路經畧司依已降指揮若賊界對境委

實... 卷四十八 二



是有利可乘即不限時月出兵掩擊

丙戌三省言元豐差官職位高下稱事立為畫一革去

臨時旋有申請輕重不倫之弊元祐中遂行罷去詔今

後並依元豐條施行 于闐國貢方物見當存一處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康州團練使太原府路副總

管王崇極知代州兼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元符二年

十一日曾布東上閣門使成州團練使涇原副總管王

文振為太原府路副總管知麟州張世永復崇儀使權

發遣太原府路鈐轄管勾麟州路軍馬事布錄元符二年

日同呈王恩臘遷在崇極及張璪之上是時河東方收

復葭蘆寨張構王舜臣等引兵渡河而崇極不出諸路

副帥於進築討蕩之際未有不統制軍馬出寨者克行

州及崇極管軍副帥而邊事之際乃不與驅策遂罷知代

極張璪為管軍不當上再三云張璪作管軍尤可怪今

在否布云已作宮觀

丁亥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言三學補試外舍法春以三

月秋以八月今來太學公試亦是同月竊慮參雜詔補

試外舍生春用正月秋以七月新無水部員外郎趙

竦請濬十八里河令賈種民往呂梁百步洪相度添移

水磨與淮口相去不遠詔令計會發運并轉運司同相

度利害及合用功力以聞閏二月十九刑部大理寺

言諸獄皆置氣樓涼窻設漿飲薦席罪人以時沐浴食

物常令溫暖遇寒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其枷杻暑

月五日一濯有獄州縣當職官半年一次躬行檢視修

葺務令堅固從之

戊子朝獻景靈宮至于己丑詔宣政使梁從政用勾當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五



皇城司酬獎除宣慶使依舊榮州防禦使是日曾布白上太學博士鄭居中上殿如何上曰蔡京力薦布曰章惇常言市井險薄不可用上曰見說卻作得文字可以別用布曰只是一有詞業舉人爾在太學中本與林自相倡和近卻大罵林自近見臣卻爲龔原抱屈稱道非常云序辰不當繳告命又云只因林自不善故眾惡之其爲人反覆可見矣林豫在此近對臣及林希言福建只有二凶人一在館閣一高科乃林自方天若也林自凶慝尤不可用上曰章惇亦自言林自是凶人布又言臣常言安惇辭權舍人果然今徐鐸又辭蓋龔原之命繳則得罪眾人不繳則得罪執政以此人無敢當者願陛下察此情則原之命當否可知矣退見惇問居中

何以上殿惇曰市井險薄則不可取文藝亦有可取爾布又曰上言公亦以林自爲凶人惇曰凶人則非但狂狷爾布以林豫之語告之遂默然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臣伏聞翰林承旨蔡京同林希先薦太學博士鄭居中充御史已聞不召今又聞有旨令上殿臣不知所由未審別欲用居中耶爲復令充御史耶謹按居中弟久中故秘書省正字王雱之壻也雱乃尙書左丞蔡卞妻之親弟也居中與卞係婚姻之家又聞與中書侍郎許將知樞密院曾布之家亦聯姻親今若令爲御史是廢祖宗故事若別與差遣是孤寒之士無階而進其所進引者執政之親黨耳況居中周穉林自輩實爲徒侶惟事調巧儉佞士論所不與今多士盈庭豈無如居中者



何居中必進也今既召對乃朝廷已行之命臣不敢  
 乞罷欲乞賜對之日陛下察言觀行退之進之斷自聖  
 衷抑權貴親黨而使寒士有可進之路仍乞今後大臣  
 引薦人材伏望聖慈詢問是與不是執政親黨然後詳  
 酌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正月十七日京希被詔同舉御史  
 王辰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种樸為涇原  
 路都監知鎮戎軍 詔恤刑條制依元豐令提點刑獄  
 司歲於四月十月上旬檢舉下諸州長官行訖奏聞  
 知宛州溫益言孔子廟宅元祐中置教授一員本家子  
 弟在學不過一二十人欲乞罷置從之 詔殿前都虞  
 候秦州防禦使權發遣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司事王  
 文郁罷軍政權提舉崇福宮文郁以目疾有請也 樞

密院言蘭州近日修復金城關繫就浮橋本州邊面已  
 是牢固緣涇原又進築古高平沒煙峽城寨下瞰天都  
 不遠尙未與熙河邊面通徹如將來涇原舉動進築天  
 都鐵鑊川蕭瑪伊克隘等處又須得與熙河兩路聲勢  
 相接乃可互為肘臂久遠無虞理宜更自熙河安西城  
 東北青石峽口齊訥納森東楞摩至會州以來相度遠  
 近修建城寨仍自會州卻入打繩川建置堡塞直截與  
 蕭摩會相接即與涇原通徹互相照應近便河南之地  
 夏賊無由更敢爭占將來耕墾稍及分數則芻糧豐賤  
 邊費減省方為久計詔令章棻鍾傅究心體訪山川地  
 理遠近與控扼要害合修築處斟酌敵情兵力合如何  
 舉動可保全勝具狀以聞章棻奏臣元祐年中任陝西



轉運使巡歷至涇原終又承乏環慶與涇原爲切隣講求邊防利害乃知有葫蘆河川原野廣闊別無山谷巖嶮之患資藉水草民兵易集故臣到本路不旬日間條上進築之策朝廷幸聽其計授以成算假兵他路乘機以進兩城並築上賴宗社之靈天地助順甫及再旬悉皆了當然兩城初建百事草創深入賊境未敢耕牧道路梗澁籬落不全東西兩山賊路數條抄掠之患朝夕必有若不於古高平上下邊江川等處修築堡障則今日二城寨猶爲孤絕理當先固根本俟糧草有備兵民安居然後更議斥大疆土勢須在二三年之後今若遽欲有爲不獨糧草未至足備兼亦未知前去有無險隘可與不可通行車乘若非車乘只用人力頭口須十倍

於今日進築之數或遇險隘糧道爲賊邀截必須誤事至如昨來修築石門城好水寨旣以重兵當其鋒又分擘環慶秦鳳兩路二萬人及本路兵馬一萬人使當東西兩山賊馬旁來之路又遣兵馬於懷遠三川定川等處張大聲勢緩急照應其糧草般運往來道路又差巡檢三員裹送防托然猶時有賊馬至好水峽濟嶺新結溝等處潛伏伺隙欲出搆擊糧道若使當時備禦不嚴或西賊不顧存亡遣三百騎出大川衝突糧道人夫必致潰散今於他處修築若道路不至明快則饋餉之虞十倍前日兼熙河秦鳳路臣平生未到故彼處山川道路及遠近地里臣都不知況又欲出生界修築青石峽東楞摩等處決難遙度只好本路沒煙峽石門城在平



川之內去邊壕不遠其地里遠近及山川形勢據大兵至彼後畫到圖子與前日傳聞百無一同則青石峽等處利害豈敢臆度欲乞只令鍾傅相度或別委通知邊事練達機權之人子細商榷又臣聞賊人所長者戰鬥所重者報復本路去年攻破賊堡殺數千人今又於其心腹之地建兩城寨殺獲近二千級所結仇怨比諸路特深其建築去處皆係膏腴謀者傳西人語唱歌作樂田地都被漢家占卻又云奪我飯碗觀此事勢必須竭力盡死來爭自今以後百計枝梧尙慮不逮若將來那輟本路兵馬過他路臣恐必有疏虞合先具奏知又臣今來準朝旨相度修築去處雖未知朝廷欲興舉限期遠近若在三二年之後邊塞連歲豐熟公私稍有儲蓄

本路所築兩城寨籬落稍全然後更議進築方保成功若欲於今秋或來春便接續興舉臣未見其可且如熙河兵馬自去年九月安西城之役以來調發暴露八個月之間才得兩月休息人力疲弊耕種失時若不稍加全養猝又驅使恐不如意及臣度朝廷所以急欲成就進築之事必謂西賊連年點集事力困疲人人怨咨無有鬪志諸道交攻應命不暇遂致今春以來諸處進築攻討皆有成功雖臣亦以爲西賊凋弊如此至考昨來前石門之戰則大不然彼以人馬十餘萬眾分頭暴至鎧仗精明紀律嚴整鋒鏑旣交各盡死力鏖戰分合十數次過河逼寨奔突殺人仍各攜草一束鋤鑿一件意要填壘壕塹掘城身欲如永樂之事幸而諸將同心



奮擊託社稷之靈以取勝捷遂至我軍還寨無復追襲之患不然事未可知以此而觀則不當以困弊無能爲待西人朝廷不可不知也黃貼子今來進築二壘雖蒙朝廷添屯東兵一十指揮已抽那土兵兌換戍守及於諸處權剗刷弓箭手貼數分擘在逐城寨防托諸處已覺闕事須防今秋舉國入寇便合作十分枝梧苟非假以歲月招置弓箭手耕墾土田難爲戰守長久之計若便謀進築不惟未有人馬可那戍守亦恐糧運艱辛別生邊患臣不敢不先事開陳輒逃忤旨之誅尙冀聖明垂照臣自到本路旣條上進築之策首會沿邊城寨見在錢糧草料度其力可以舉動方敢自必今因應副石門好水兩城寨支用如熙甯高平定川三川鎮戎軍年

計及諸司見在錢斛今皆所存不多糴買過時別無他術補助又夏苗旱甚秋種未入將來軍儲尙未可知而熙甯寨等處更當廣行計置儲蓄以備緩急宿兵臣方憂之計未知所出若依今來朝旨更議進築臣恐兵食匱乏別生他患乞下劉何巴宜會計今來石門好水兩城寨進築的確所費及見今沿邊城寨應于諸司見在錢斛奏聞然後乞朝廷斟酌事力別降指揮又臣契勘前月二十一日前月也乃會合四路軍馬役兵進築石門好水兩城寨糧草樓櫓弓矢畚插防守器具般輦並進所恃大川別無艱阻據轉運司關牒和雇到大車三千七百餘輛小車數千輛人夫一萬人頭口一萬六千往來鎮戎高平熙甯等處般運差官驅催絡繹於路其所



運糧草一日只供得一日僅免缺乏迨至分屯所餘無  
幾今來若依朝旨所坐到地名便議進築地里遙遠山  
川險阻若欲畱兵控扼以護般運則軍勢已分若只聚  
兵護築則聲援相近糧道不繼萬一賊出抄掠未免腹  
背之患此不可不慮者更望朝廷相度車夫頭口可與  
不可再行和雇四路兵力可與不可併往一路錢糧草  
料足與未足議定計審徐徐爲之未晚也黃貼子勘會  
自熙甯寨到石門進築處只是四十里道路至廣其車  
乘方軌並轍往來凡二三十輛晝夜不絕般運樓櫓糧  
草僅能給足竊恐它時卜築處地里稍遠或道路有狹  
隘處須當分兵扼據而所般運之物必不如今來通快  
至時遇事或恐有不如朝廷之意更望博賜采聽審詳

裁處天下幸甚

章奏議實錄不載今以其家文  
字增入當稍加刪取不必全載

甲午樞密院言熙河進築金城關畢功詔王文郁除正

任觀察使賜銀絹各五百疋兩鍾傅轉兩官除直龍圖

閣充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判官張詢除秘閣權陝西

路都轉運使仍比修安西城加一倍支賜王瞻轉遙郡

防禦使更減四年磨勘回授有官兒男康謂轉一官各

升一等差遣賜銀絹各一百疋兩將佐等令經略司具

功狀以聞詔金城關名仍舊及差王亨爲關使置監押

二員以鍾傅有請也

大觀元年正月鍾傅本傳云章  
帥涇原修沒烟高平寨詔傅所

置將苗履統精兵二萬集涇原之靈平城夏人梁以  
拒我師傅提步卒二萬騎兵三千出不意爲浮梁以

河作金城關六日而就自是夏國右廂兵馬不復集矣  
以功遷直龍圖閣爲熙河路經略安撫判官三月七日  
苗履申乞造浮橋爲金城關是役賞功乃不及  
履當考九月三日金城關畢功並賜履金帛

東河



路進築葭蘆寨畢功本路轉運司判官郭茂詢呂仲甫各轉一官 涇原路經略司言同統制折可適申有西賊一千餘騎與伏雲路募化人馬鬪敵即時將帶前軍救應追捉到沒煙峽接戰至午時退續據苗履言差熙河馬軍照應折可適等行七八十里遇西賊接戰間伏兵起隔斷擁入溝澗除漢蕃兵外有同總領岷州蕃兵供備庫副使張德等未知存亡詔折可適令涇原路經略司疾速取勘仍先具的實傷折亡失人馬數目其後樞密院言熙河路同統領岷州蕃兵將佐供備庫副使張德等近差赴涇原路因出界照應折可適以致陷沒雖未知存亡及已立賞召人營購去訖詔特加賻贈錄用子孫張德贈客省副使與六資恩澤外更與一資王

道李應祥並贈皇城使各與四資恩澤更與親屬一名三班差使包誠贈虔州觀察使趙永壽贈忠州刺史趙永福趙永保並贈皇城使遙郡刺史楊玉與三資恩澤更與親屬一名三班借差張從志何昱各與兩資恩澤更與親屬一名三班借差楊保等四人並與父職名更與男一名下班殿侍漢蕃官等第賜銀絹錢酒等令熙河蘭岷路經略司疾速具蕃官包誠等兒男人數職位開析以聞並優與推恩仍差官就逐人家各以詔旨致祭諭所得恩例倍加存恤折可適等斷罪在九月二十七日是日西賊十餘萬眾寇涇原所築新城王文振馬仲良等擊之此據布錄十一日事章案五府州觀察使仲御同知太宗正事



乙未三省言中書舊條國名內有莒郟夔芮薛鄆鄆羅

國今來司封格內無此國名乞行添立從之刑部言

前知宿州朝請大夫盛南仲并妻三泉縣君王氏在任

封邑罰金校書郎陳瓘通判滄州初太學博士林自

用蔡卞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荆公不盡尙不

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於是瓘謁章

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惇大怒召自而罵之章蔡由是

不咸瓘集敘竄詩一百韻有云哲宗怒常立自注云常

震怒再竄常立當時同列方覺為蔡公所賣再竄常立

乃三年六月事敘竄詩又云時宰罵林自語告之紹聖

四年春謁時宰求外補因以林自語告之紹聖

宰以自語誣召而詈之章蔡由此不咸林自語告之

士除正字在紹聖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滕文公以前也

尊堯集理財總論自言滕文公必在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滕文公以前也

理財總論已附注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瓘自敘云初在

太學與林自同為博士自以主張國是及滕文公之知

厚自之言曰神考知其言矣蔡卞引對之明日復請

孟子也士大夫固駭其言矣蔡卞引對之明日復請

直侍郎崇政殿說書又力薦之請賜對對之明日復請

除侍從官哲宗謂卞曰立薦之請賜對對之明日復請

章惇曰卿不見其語乎惇謝曰神考對對之明日復請

語在常秩行狀其語云自安石罷相以請其語何也

云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語何也

而自秩與安石去位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語何也

狀罪請親指退塗炭必敗四州酒稅給事中葉祖洽

立語亦自勒不宣言于眾矣紹聖四年春自校書郎

者趙冲特先烈論輕地近乃始惶恐改意而林自校書

謂語亦自勒不宣言于眾矣紹聖四年春自校書郎

言紹聖初章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瓘適相遇隨眾謁



之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曰計將安出瓘曰請以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未答瓘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序以何事爲先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惇復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惇厲色視瓘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姦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

政多異熙甯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今日爲今之計惟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瓘辭辯淵源議論勁直惇雖迂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畱瓘其飯而別惇到闕召瓘爲太學博士瓘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而赴官於是三年不遷瓘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安石而擠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瓘聞之用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瓘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又



曰神考少年之文爾瓘曰聖人之學根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乎林自辭屈愧歎遽以告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敢議毀矣瓘又嘗為別試主文林自復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事而動搖吾荆公之學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候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常曰當時若無矯譎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此據錄陳瓘傳增入不知作傳者係何人須別刪修乃可用耳曾布同林希白上近聞陳瓘補外瓘登高科二十二年猶作權通判罷校書郎

若與除一校理不為過以人材論之豈在周種鄧洵武之下上曰章惇亦言其當作館閣但議論乖僻嘗欲以長女妻之以其乖僻故止布曰瓘不見其乖僻但議論詆訾蔡卞爾他無所聞林希白曰瓘常為越州簽判與卞論事不合遂拂衣去然人材實不可得布曰主張士類正在陛下願少畱聖意上欣然納之布退告惇等以上語惇曰平生不知所謂高科為可用布云亦采士論人材否惇言士論亦不足聽布曰士論乃天下之公是公非安得不聽況人材亦必待士論而後知瓘莫不在周種鄧洵武之下否惇曰瓘文藝固可為館職若罵蔡元度怨元度皆惇所不恤只是議論乖僻卻云神宗晚年疎斥王荆公不用此乃是蘇軾之語如此豈不是乖僻



布曰此語布所不聞蔡卞曰渠怨卞亦大非卞屢薦之於丞相惇默然眾方訝其言不情徐又曰王荆公惇自來只知是王介甫如今亦只見他是王介甫卻不曾喚他作真人至人聖人布曰誰以王荆公為真人至人聖人惇曰呂公著等皆嘗有此語後又非之布曰此毀譽皆過其實何足道林希曰瓘是校書郎除一校理乃一般職名惇曰未及二年眾默然惟黃履笑而顧布以為然布目許將曰鳳池莫亦須主張士類將唯唯而已晚見林希大怒曰惇語言顛倒若此何可與語瓘納忠於惇凡密語卻皆以告卞殊可怪議論如此豈復更可開曉樞密更休管他也謂布也希自度亦立朝不得鬱悶而已

布錄在戊戌今附此

丙申翰林學士權知貢舉林希等言應試舉人止試策

一道大略欲乞依進士試策三道詔自今發解省試添

試策一道呂惠卿言已差路分諸監劉安統制兵馬

出寨修復浮圖寨詔出戰并入役諸軍特給錢有差甲辰

賜名克戎寨鍾傅言節次有西夏右廂一帶首領遣人通

知信息願舉族歸漢厚以官爵金帛誘至仍諭以禍福

速急施行去訖詔張詢鍾傅差人以近降敕榜分明告

諭彼界上下人人通曉朝廷補官賜予金帛招撫之意

如有出漢之人即多方收接務令安穩仍速相度合補

名目書填空名宣劄并合賜物當官給付或合補大使

臣已上亦仰具合補職名奉降恩命若帶到人戶并地

土歸降即令依舊住坐仍畱至親骨肉為質厚加存恤



如止是拔身投漢或將帶到家屬合給與田土即委官躬親標撥地土住坐及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及不可遷延疑貳阻其向化之意是日樞密院言自二年八月以後諸路出界淺攻除硬探斬獲首級更不計數外廊延環慶涇原河東四路共獲一萬一千六百五十級廊東三千三百四十五前月王午午停布云云可考丁酉樞密副都承旨宋球等言近詔自元豐八年五月以後至元祐八年四月十一日終臣僚章疏及申請事件逐名編類修寫成冊申納樞密院今共編類到一百四十三冊詔令錄本進入三月二十八日元符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罷戊戌吏部戶部言水磨茶場監官錢景逢任內收到息

錢等一十六萬餘貫呂安中收到息錢二十萬餘貫詔錢景逢與轉一官呂安中候任滿日保明以聞刑部言前臨江軍判官李適在任失入三人死罪合追兩官勒停兩遇大禮合該原免詔李適依斷特勒停與遠小處差遣

己亥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於虔州大防

虔州信豐縣此據王康朝行狀七月二日歸葬王鞏甲申雜見云朝請大夫潘適為渭州通判時涇原帥呂大防忠被召問邊事既對哲宗語大忠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知近得之對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息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說與日將息忍耐大防誠樸為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再見大忠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睦州召飯詰其對上語遂盡告之既至渭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為深悔後半月言者論其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既死上猶問執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及後請歸葬獨得旨歸哲宗簡在深矣嗚呼帝王之度非淺識可窺也潘過高郵語予如此呂大忠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自秦鳳改帥涇原



庚子詳定敕令所言編修常平免役條令至今年二月  
防持大祕造拜初聖同當州州十赴忠欲免辭因行年以  
罪權夫書成司未德謀軸改特五關集用加直是誤二溼  
惡久又監謗空嘗日國日同除日則有元職學發也月原  
貫罪降分史范請政內知寶大得回祿量士端大防十帥  
盈惡中司紹純上天下會闕二知秦渭帥在三年正  
其言誣甚前已實書其事今刪去浮辭大

終後來陸續有衝改者欲乞編入從之 提舉明道宮  
鞏彥輔乞再任詔令致仕 呂惠卿言知保安軍李沂

申今月五日統制兩將人馬入西界討蕩七日到洪州

城內逢威明勳濟特沙克人馬接戰獲級一百六十有

五俘二人及燔毀洪州城內外首領人民族帳等甚眾

得牛馬駝畜二千餘詔賜出戰諸軍特支錢有差 呂惠

卿言知保安軍李沂 呂惠卿言知保安軍李沂

卿言知保安軍李沂 呂惠卿言知保安軍李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五  
塞以功遷右光祿大夫平羌  
塞賜名已見三月二十二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六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四月辛丑吏部言工部侍郎王宗望等奏乞  
黃河向著隄埽巡河并監物料場官並許都水使者內  
外丞依舊輪舉欲依所乞從之 刑部言太僕寺主簿  
李撰知皇太后行幸輒於御路東行馬合罰銅九斤詔  
特罰銅三十斤衝替撰蘇州人三省言敕諭同進士出身  
劉溥狀法合銓試方許出官念溥父年九十四欲得早  
霑祿養詔特與免試法官 是日故追貶建武軍節度  
副使呂公著特追貶昌化軍司戶參軍故追貶清海軍  
節度副使司馬光特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公著制詞



曰量罪加刑有國常訓為臣背義雖死必誅以爾被遇先朝擢居樞府迨予纂服復任宰司宜竭忠謀協贊王室而乃廢體國之大義忘事君之小心陰結姦臣私懷異意謗訕先烈變亂舊章積惡終身久益暴露孽實自作刑難幸逃雖嘗示於小懲尙未符於眾議是用追貶嶺表降秩州掾庶期幽顯知有所畏光制詞曰爾以詆訕宗廟迷誤朝廷戮有餘辜死未塞責久稽罪罰追正典刑而隱慝愈彰公言難掩嘗與凶黨實藏禍心至引宣訓衰亂不道之謀借諭寶慈聖烈非意之事興言及此積慮謂何雖免嚴誅載加貶秩庶幾來世永有創懲先是邢恕為章惇言元豐八年神宗晏駕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司馬光送別於下浮橋船中光

謂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不可不慮宣訓者北齊武明婁太后宮名也婁太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恕專謗宣仁聖烈皇后有廢立意又偽造光此言以信已說然祖禹實以七年冬未赴召雖惇亦知其誕妄故不復窮究但借此以罪光謂光志在傾搖猥用齊武明事擬宣仁聖烈皇后并呂公著復追貶之惇常稱司馬光村夫子無能為呂公著素有家風凡變改法度皆公著教之也呂公著司馬光再追貶司戶實錄清海副使四月辛丑再貶朱崖司戶已未二月四日也實錄既書之辛丑四月十八日也實錄獨不書不知何也今追書之光新傳又刪去月日故必以舊傳為據又宣訓事新錄但於宣仁傳後因敘邢恕傾危略載之要當以邵伯溫辯誣刪修公著光責詞據紹聖邸報邵伯溫辯誣云宣訓事者邢恕為章惇說云司馬光亦疑宣仁后有廢立事元豐八年神宗晏駕三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司馬光送別於下浮橋船中光謂祖



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恐或有之蓋宣訓者北齊  
婁太后宮名婁太后廢其孫少主殷立其子常山王演  
如妄以謂司馬光初不考校元豐七年秋司馬公因資治  
使天下信之恕初禹於神宗遂除秘書省正字伯溫  
通鑑成薦修書范祖禹金玉也自其未第已從某學今  
見司馬公一日既登科甲從某修書又十五年略無留  
滯寂寞之意故因書成薦之此溫公為伯溫言者范祖  
禹以十二月起召時冬暖洛水不冰乘漕司官船以行  
伯溫與畱守韓相之子宗師士大夫朱光庭田述古數  
人同送不見溫公也恕謂三月二十七范祖禹赴召  
溫公送至下浮橋中恕謂如日月計之正神宗崩禹族  
赴臨京師時也恕之誕妄如此後伯溫見祖禹入朝以  
述言純夫以元豐七年十二月赴召次年上元入朝以  
神宗寢疾免見方范祖禹語可見其誕妄如此也  
云司馬公有主少國疑之語可見其誕妄如此也  
邢恕之言反謂司馬溫公以宣仁聖烈皇后此章悖得  
追貶之崖州司參軍蓋章悖以謂呂申公同時為相亦  
化軍大司戶參軍蓋章悖以謂呂申公同時為相亦  
元豐大臣改變熙甯元豐法度悖常有語曰司馬溫公  
村夫子不解此呂公著素有家風教之也建中靖國元  
年八月邢恕申實錄院著素有家風教之也建中靖國元  
擠與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罷職恕遂出知汝  
州數月移知南京時哲宗亦徐知希與恕俱罷希有罪

名而恕無明白罪名惇恐復用即檢尋出恕元祐初  
因罷中書舍人責知陶州日曾于簾箔有疏自辯然初  
中固未嘗聽責命遂下其後再責永州監當首尾九年  
皆在謫籍並因國事即不緣私而悖悉置不論至元符  
元冬乃取下三年前章疏中於自序駁歷本末未  
降恕三官責知南安軍章疏中於自序駁歷本末未  
嘗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序駁歷本末未  
臣本末記其姓名乃復召還館閣又云至於神宗皇帝  
未年能察知臣姓名乃復召還館閣又云至於神宗皇帝  
並削去不言特著其為忠信遂除尚書省官則於責詞中  
詆誣恕時以書職方員外知悉初悖旨罷館職之言以巧  
云及臣除尚書職方員外知悉初悖旨罷館職之言以巧  
其月日可考也悖即見詆云自謂與司馬光同被收擢  
又恕時有故與韓維相連所以謂與司馬光同被收擢  
司馬光呂公著為一等悖據而去年六月權臣為名德及  
見於訓詞之言足為顯據而去年六月權臣為名德及  
恕均州分司反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名德及  
所擠公著之分毫外責詞具在罪名可見與司馬光所  
坐海口語並無之分毫外責詞具在罪名可見與司馬光所  
著海外當無之分毫外責詞具在罪名可見與司馬光所  
干事理灼然至人尤知其無名然則公著與恕略不相  
祖禹曾說今上皇帝已嗣位然則公著與恕略不相  
到京師恕因與祖禹間言哲宗方十歲比至還政祖禹  
十年中間事亦有可慮祖禹即道光之言時司馬光尚







供析然與已後行遣豈有先取會即恐後行取會之理蓋惇  
知恕與已不同若先來取會即恐後行取會之理蓋惇  
光後更畫聖意以撰造所以惇先見方已意織成光罪既  
光辭如前則不肯傳會章惇符同責詞灼然可與惇相為表  
裏謂恕為公著黨人欲以此相脅持恕恐此言必達哲  
宗之聽遂曾因事奏陳云惇嘗以臣為素與司馬光呂  
公著厚欲以此制臣先時惇常云臣常託司馬光在  
掌裏臣答惇云光素賢者固不能逆知光後日為相改更  
於不稱其賢者固不能逆知光後日為相改更太過也至  
豈不神宗皇帝末年亦嘗特進光資政殿學士然則神宗  
答以臣為呂公著進退禍福自固不可欺相公是呂公著  
與呂公著為進退禍福自固不可欺相公是呂公著  
退方呂公著為進退禍福自固不可欺相公是呂公著  
這箇卻不同惇道云若不得福之日即須撥簾箔之怒乃  
恕既具為哲宗惇道云若不得福之日即須撥簾箔之怒乃  
其順己臣自顧昔者實曾稱道光公著然臣本公言非  
卿私也臣若為惇所持則御史臺可廢矣然臣本公言非  
也使與它進退會惇證不妨莫信所謂海外則惇希甯復  
司馬光更見被收擢指權臣為名德則知方恕為御史中  
承日惇以恕與光等素厚見詆可知矣程頤既涪州亦  
是林希與章惇以為恕素厚見詆可知矣程頤既涪州亦  
頤罪未從貶頤乃於執政大臣聚會處見詆云宗師既如  
此為弟子者當如何恕尋聞其說亦曾對哲宗皇帝開  
陳云程頤之貶臣不知何以何罪臣於頤昔者實以師友  
之間處之但自元豐三年頤曾到京師與之相見後至  
今二十年不曾相會元祐間與頤又不同進退然則惇  
雖罪頤當能中哲宗但惇緣希故挾情用刑則進退安得  
心服理頤當能中哲宗但惇緣希故挾情用刑則進退安得  
其言則恕對哲宗面辨云會得希之見詆先朝大臣皆聞  
願見中則其於司馬光呂公著可知希為惇謀猶欲以程  
具載光公著之貶則罪光本未宜得其實也今來實錄當  
跋辨誣錄載張舜民說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誣舜民相見舜民時在吏部侍郎言去年秋四次登  
對皆乞早辨自宣仁疑明則諸臣僚家誣搆事皆釋然上  
謂當日誣謗自宣仁疑明則諸臣僚家誣搆事皆釋然上  
邪恕責詞否此乃辨宣仁也對曰未嘗見後來又責周  
秩廣德軍上又云亦辨宣仁也對曰未嘗見後來又責周  
是章惇說指出辨於御史府恕乞與惇各被  
外上木對辨婁后事它書並無之當考  
五木對辨婁后事它書並無之當考

王寅詔范純仁元祐四年罷相恩例不追奪其已追奪  
承日惇以恕與光等素厚見詆可知矣程頤既涪州亦  
是林希與章惇以為恕素厚見詆可知矣程頤既涪州亦  
頤罪未從貶頤乃於執政大臣聚會處見詆云宗師既如  
此為弟子者當如何恕尋聞其說亦曾對哲宗皇帝開  
陳云程頤之貶臣不知何以何罪臣於頤昔者實以師友  
之間處之但自元豐三年頤曾到京師與之相見後至  
今二十年不曾相會元祐間與頤又不同進退然則惇  
雖罪頤當能中哲宗但惇緣希故挾情用刑則進退安得  
心服理頤當能中哲宗但惇緣希故挾情用刑則進退安得  
其言則恕對哲宗面辨云會得希之見詆先朝大臣皆聞  
願見中則其於司馬光呂公著可知希為惇謀猶欲以程  
具載光公著之貶則罪光本未宜得其實也今來實錄當  
跋辨誣錄載張舜民說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跋誣舜民相見舜民時在吏部侍郎言去年秋四次登  
對皆乞早辨自宣仁疑明則諸臣僚家誣搆事皆釋然上  
謂當日誣謗自宣仁疑明則諸臣僚家誣搆事皆釋然上  
邪恕責詞否此乃辨宣仁也對曰未嘗見後來又責周  
秩廣德軍上又云亦辨宣仁也對曰未嘗見後來又責周  
是章惇說指出辨於御史府恕乞與惇各被  
外上木對辨婁后事它書並無之當考  
五木對辨婁后事它書並無之當考

王寅詔范純仁元祐四年罷相恩例不追奪其已追奪



並給還王巖叟依呂大防等例追奪司馬光呂公著遺表恩例並依例追奪又詔趙鼎追原任太中大夫中大夫兩官並歷任職名所有贈官亦行追奪更有似此者依此施行因吏部刑部有請也 環慶路走馬承受李兌蓋橫言體訪得張存到三角川遣銳兵先入鹽州討殺燔燒族帳回西賊邀擊王師疲乏上高原卓歇間西賊縱火來攻殺蕃官承制趙宗銳使臣趙景浮及亡失漢蕃兵六百七十人斬獲首級除拋棄外只收三百八十二級經略司言張存領兵入鹽州殺戮三千餘人驅擄到老幼婦女五百餘口路逢西賊人馬追襲累次闕敵其所獲首級并驅擄人口往往將帶不行詔環慶路經略司張存元領將佐及漢蕃士卒多少出界至是何

地名逢賊鬪敵見今還塞將佐及使臣士卒各若干保明以聞朝廷當議別委官按覆次仍具陣亡漢蕃使臣職位姓名當議優與推恩八月二日 甲辰詔成都府路產茶州軍復行禁權 禮部言每遇臨幸藉田合差官祭告先農壇詔太常寺詳定儀注十二

六日上所 禮部又言故相蔡確妻乞以舊宗子學為定儀注 賜第從之三年九月十七日初有旨賜 呂惠卿言浮

圖寨畢功乞賜美名詔以克戎寨為名仍差內臣等押賜呂惠卿以下銀合茶藥正月二十六日二月二日 詔

郵延路進築聲塔平新寨其士卒除近修築浮圖寨已特支外緣暴露日久更給特支錢有差 章棻言前於石門建城一所好水河建寨一所及置烽臺等並已畢



工乞特賜名詔石門城以平夏城好水寨以靈平寨為名章棗自朝散大夫集賢殿修撰除左朝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本路并諸軍暴露日久兼班師之際西賊舉眾侵犯各能捍禦戰敵廣有斬獲詔應曾出戰軍兵不以無斬獲各與特支四年二月十五日并棗初除知渭州請至樞府閱邊奏曰兵事難懸度願至本路圖上方略至渭之八日即上言它路所營地水草俱乏非形勢所在城之不足為中國重輕獨葫蘆河川濱水路乃寇出入道東帶興靈西趣天都可蓄牧耕稼且居形勝地今往城之平夏國可歲月幾也帝重其議曰諸路多懸度而棗所論皆按圖可考勢必能成悉從之棗乃陽言寇比更犯鄜延當繕修邊壁令所部數十城皆相先後興

築眾懼生邊患棗曰吾老能怯守而已不知其他或有知而止棗者曰葫蘆河川扼賊吭背苟有事焉彼必以死爭且川平地濶寇至難禦兵不易守比夏人營石門峽出吾境纔三十里探騎莫敢近今乃欲一旦奪而有之必不可為也棗陽謝之而陰具畚鍤轉芻糧治樓櫓械器凡戰守之用兩月而備且告師期願下諸路練將出討者皆張虛聲以形之惟涇原隱然為守計寇不能測專備他路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葫蘆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之口好水河之陰凡二旬有二日而畢先是棗豫分兵扼其險要比與役寇眾嘯聚日乘高下瞰久不能投閒而出乃驅其眾直趨我軍我軍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奏至帝大嘉賞諭輔臣曰章



案到未一句即畫此策不八旬而成功諸路因此可舉  
 矣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植城堞屹然並立夏人  
 愕視不敢動故諸路之城戎地實自涇原始也此據附章  
 見趙挺之崇甯邊略云太僕寺丞張洵言章榘在涇原  
 進築二寨朝廷賜名平夏靈平蓋合五路之兵夫凡七  
 十餘萬民有雇夫以代其役者日直三千自正月起役  
 至四月而罷所費不貲未可以千億計也戎人素有謀  
 略皆遠引不出疑若坐困我師乘利而出爾旬又言前  
 日涇原奏築二寨工畢同知樞密院林希語宰相章惇  
 率百僚入賀惇不從惇因奏事獨對日前日涇原奏功  
 林希欲入賀惇不從惇因奏事獨對日前日涇原奏功  
 不久生縛梁葉普卓賀夏主乾祐等至關臣等當奉觴  
 上陛下壽為未晚旬又言章榘涇原出師嘗喪正兵三  
 千人棄不為上奏蓋欲掩其本路喪失之多也然三千  
 人皆有父母妻子居營壘間遂不得死事之賞此一事  
 大失士心士不復為用矣挺之崇甯邊略又云新知廣  
 德宋淵言今西邊進築城寨其去敵國益進去大朝邊  
 徽益遠遠者轉輸為愈勞近者時出擾之為易若敵人  
 大縱兵以入則越城寨長驅以行城寨堅固者策能保  
 守而已其不堅固  
 詔鎮戎軍管下新建平夏城靈平

寨邊面濶遠今後鎮戎軍兼管勾涇原路沿邊安  
 撫司公事 章榘言前石門好水河新建城寨乞創置  
 將副各一員以涇原等十一將兼提舉兩城寨及招置  
 漢蕃弓箭手為名石門城乞差官八員知城一員以大  
 使臣充都監監押共三員以大小使臣互充巡檢四員  
 以小使臣充好水寨乞差官七員寨主一員以大使臣  
 充都監監押共三員以大小使臣充巡檢三員以小使  
 臣充其城寨官巡檢各令輪日將帶人馬分頭巡綽把  
 截賊馬來路照管耕牧緣係新開拓地分全藉同心防  
 守捍禦乞並以二年為一任除依本路極邊城寨官巡  
 檢令得酬獎外每員更與特轉一官內將官升路分都  
 監副將升正將如元係正將差遣亦依正將例知城寨



官升副將兩城寨各乞置酒稅官一員寨主簿各一員與城寨官通管錢穀給納及防守捍禦昨奏大城寨歲給公使錢一千緡小城官寨五百緡今好水寨比石門寨雖小緣所置官比石門所減員數不多乞每歲添作一千緡為額詔並從之

乙巳詔陝西府河東路降德音依第五等格 鄜延路經略司言元豐五年新復米脂等寨招到弓箭手每名借農器牛具錢五貫糧種五石以經略司常平錢斛充今新展格虎山聲塔平新寨事體一同已令逐寨招到弓箭手依此借支錢糧從之無新

丙午右司員外郎安惇試秘書少監禮部員外郎曾改為右司員外郎太常丞劉遠為禮部員外郎開封府推

官李廷甯為倉部員外郎 御史蔡蹈言吏部差注新賜進士諸科及第官用元豐三年指揮司法闕先注新科明法次注明法人竊詳先朝既廢罷明經學究科特設新科明法以變革舊業故優為恩例使趨新習以至賜第之後率先進士並注法司蓋變法之初所以示勸經今二十年舊人為新科者十消八九恩例之優宜亦少損欲乞明法與其餘判司闕袞同從上差從之 丁未德音制曰朕綏御九有懷柔四夷蠢茲西戎蕞爾小國弗茹其力敢拒大邦申命邊臣奉將薄伐方其武服已奏膚功闡疆復境者九城盡要害膏腴之地折馘執俘者萬計皆精銳驍勇之人役不淹旬捷無虛月而財靡殫眾力非調民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然



念士卒有暴露之苦雉堞有版築之勞宜渙覃恩以慰  
邊俗應陝西河東路州縣限德音到日已前見禁罪人  
流已下遞降杖已下釋之於戲武之所加者廣則澤之  
所及者深尙暨乃心克平茲土播告有眾咸使聞知  
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奏訪  
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請皇子就傅建儲事王珪輒語李  
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當管他蔡確章惇聞之對眾  
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確惇乃宣言於眾  
其議遂定臣又聞王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傳  
達語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正之心以槐位處珪以  
鼎餼養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疾而珪已懷二  
心此而可容何以示懲勸於天下黃貼子近有高士英

者輒至臣家稱上服藥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權同聽覽  
則傳命者審臣正色答之以爲豈可私議臣忝位中執  
法士英尙敢率爾如此發言今珪無故輒自招士充又  
對清臣有如此言竊慮必有姦謀至三月初履又言大  
臣體國休戚一均事有權宜自合奏稟豈得私有所召  
及稱不當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懲勸臣於左僕射王珪  
議儲之際旣聞其然不敢不論今已累日未見施行臣  
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於義則珪不可以無責使臣之  
言無補於政則臣不可以無罪今皇太后權同處分建  
立儲位以安天下臣雖萬死猶生之年伏望朝廷早賜  
指揮又紹聖二年十一月內右正言劉拯奏先帝寢疾  
宰臣王珪持二心爲姦臣僚嘗具彈奏蔡確等定策受



顧命輔翼陛下已而權臣擅政確等繼被逐又慮他日復用爲已禍也於是因事誣陷擠之廢死之地而後移定策之功於王珪珪之薨也賜宅賜官錫子敕葬特厚而確死投竄之地雖蒙昭雪贈復官爵而恩例比珪甚薄且父子繼世雖有定體神器輕重亦繫一時功罪不明孰大於此今爲忠者被禍爲姦者受賞何以教天下示後世伏望聖慈究珪之罪錄確之功優加恩典又今年二月宮苑副使西京第七副將高士京進狀稱先臣遵裕當先帝服藥危疑之際有故宰相王珪召臣親弟承議郎士充密議取決於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蓋爲是時先臣爲高氏之長又知先爲宣仁聖烈居常聽用故來相問時先臣泣下大怒曰姦臣敢如此沉國

家自有正統何決于我遂叱罵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尋將此意指說於先辟機宜官王棫自可照證竊念先臣昨因攻取靈州師老糧匱大河不凍故不能上奉聖訓責置散官遂先朝露其後雖蒙朝廷稍加牽復然未嘗別加贈典今來有此忠義又不獲申訴於陛下欲乞朝廷詳酌優賜褒贈高士京本末在新錄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今移入王珪王珪敗司戶曾布自敘後又給事中葉祖洽言先皇帝所以待王珪可謂厚矣自翰林學士承旨擢爲參知政事尋又擢爲右相復擢爲左相在政府凡十六年蓋祖宗以來人臣遭遇委任之久者無一二人又擢其子爲館職自珪之身及其兄弟子孫阜隸凡受朝廷恩命者臣不知其數然則先帝之於珪可謂無負矣當先帝違豫至於大漸



儲位未正中外惶惶延頸以望珪爲上相眾目所視所  
宜率先建議首定大計以慰宗廟珪乃持疑顧望含餽  
不決至於同列以大義迫之不得已而後應不知珪意  
安在使同列不切責之則珪將遂無言豈不誤事天下  
至今罪之雖先帝澤及人深天下屬意陛下之久然名  
實未定忠臣義士安得無憂臣於是時適在朝廷親聞  
士大夫之論籍籍罪珪已而珪死天下莫不快之然是  
時朝廷所以賻贈周恤恩禮過厚仍賜甲第一區莫非  
異數臣聞特恩賜第所以待元勳異德珪爲臣不忠何  
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珪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  
之臣使知治世典刑無前後之私也祖洽又言臣嘗論  
王珪悖逆不忠之罪已經兩月未見施行中外洶洶不

知所爲若以珪之事爲無實迹則當時二三執政尙在  
及見今侍從間甚有知其詳者皆可考正其事黃履爲  
御史中丞嘗論之於前劉拯爲右正言又論之於後近  
日高士京又極陳其狀伏惟陛下察臣之言出於公論  
稽合羣情決於獨斷以慰中外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  
追奪其子孫與次遠監當差遣仍永不注近京路分所  
賜宅拘收入官故承議郎高士英特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制曰臣無二志戒在懷姦國有常刑義難逃罪其申  
後罰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祿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贈太師王珪竊文華之上科躬柔險之詖行馴  
致顯位遂居冢司先帝優容臣鄰務盡禮意掩覆瑕慝  
多歷歲時邱山之恩毫髮未報屬在彌留之際是謂憂



疑之時欲豫安於人心當蚤正於國本矧復昭考與子  
 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而乃妄懷窺  
 度專務媵阿指朝廷為他家用社稷為私計同列誚詰  
 久無定言陰持兩端不顧大義僅免生前之顯戮更叨  
 身後之餘榮公議弗容舊疏具在反復參驗心跡較然  
 使其免惡於一時難以示懲於萬世貶從散秩追正誤  
 恩庶令官邪咸知警憲可特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密  
 院奏事上宣諭日葉祖洽累有文字論王珪事云先帝  
 不豫珪為首相數召高遵裕之子士充與語及同列問  
 以履為計丞云教某道甚後方云論珪事朕以宣仁聖  
 於社稷大計如先聖意素定自是內外羣小妄有窺度朕嘗  
 論意仍先令進呈然後行下曾布等言陛下推述先後  
 此意如此明白當書之簡冊以布後世此舊錄所書繫  
 德四月十八日新錄因之簡冊以布後世此舊錄所書繫  
 已貶萬安軍司戶珪因之簡冊以布後世此舊錄所書繫

六日以前已有成命六日後方行出疑舊錄繫之十八  
 日者誤也今移附珪後兼用布所錄及邵伯温辯誣別  
 加刪修庶後世詳見本末新錄因  
 舊錄無所改正於理殊未安耳  
 先是樞密院奏事上  
 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召高遵裕子與議  
 事當時黃履曾有文字論列及同列敦迫其後方言上  
 自有子曾布曰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見章惇邢恕  
 等道其略不知黃履章疏在否上曰有布等聞禁中無  
 此章疏履曾於紹聖初錄奏比三省又令履錄私藁以  
 為質證上又言高士英者詣黃履問誰當立者此亦履  
 貼黃中曾論列布與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但小人妄  
 意窺測爾兼宣仁亦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  
 舜也外則珪等內則梁惟簡輩妄為此紛紛爾布曰德  
 音如此臣復何言然願論三省於告詞明述此意使天

意窺測爾兼宣仁亦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  
 舜也外則珪等內則梁惟簡輩妄為此紛紛爾布曰德  
 音如此臣復何言然願論三省於告詞明述此意使天  
 意窺測爾兼宣仁亦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  
 舜也外則珪等內則梁惟簡輩妄為此紛紛爾布曰德  
 音如此臣復何言然願論三省於告詞明述此意使天



下曉然知朝廷誅責大臣而陛下推明太母德音如此則誰敢復議當書之典冊以示後世希進曰臣謹當著之時政記上曰告詞當令進呈然後行下布與希皆稱然庚子並及珪告詞出布欲於國本下增四句云先帝付托羣臣所知太母睿明聖德無爽希稱善仍督布以白章惇布亦慮詔令之中外有疑於形迹宣仁者遂錄以示惇惇不得已但改云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希大喜以為微布發之何以有此使人知上德仁孝於宣仁無疑此乃於國體為便進呈上指所增四語云極當此並用曾布十七日庚子及十九日王寅所錄增修布又嘗自敘云三省先論司馬光等陰謀廢立故不逾兩旬再行降制追貶於是又發揚王珪觀望以明定策

之功追貶王珪又言巖叟等其意初不在蔡確特借此以感動上耳自謂不避怨怒敢誅戮謀逆者以為忠蓋故上亦欣然納之凡作姦無不如意或有異論即指名逆黨欲以鉗天下之口吁可畏也布但悒悒為之寢食不安而已林希亦語布曰貶竄者未足道但設此言以離間宣仁使上於宣仁不能無疑致其骨肉間有芥蒂此尤為可憤又蔡京曾言仁宗時嘗欲以庶人禮葬章獻然考之國書實無此事京輩大概每欲如此京又言車駕不可幸楚邸又言上比來已覺悟楚王二壻盡罷翰林司御廚此輩豈可使居此地此論殊可駭又曰京嘗言天下根本未正意謂不誅楚邸則未安爾是時楚王未薨故有此言及被詔作墓銘乃固辭亦此意也據此



曾布曰錄自五月十九日撥取附四月末其言信否當  
考欲著蔡京等惡逆精狀之故表而出之然布當時位多  
樞府獨不能為哲宗不精言楚王顯也或以紹聖二年十月  
假托撰造之詞固亦不可知楚王顯也或以紹聖二年十月  
九月九日自冀改楚二年十月十一日宣仁喪除王申年  
日錄云近三日顯卒曾布等廢立逆謀之意及發揚  
王珪觀望以明定策之大防等廢立逆謀之意及發揚  
等不避怨怒以欲此感動上意及為欣納凡欲逆  
人無不怨怒以欲此感動上意及為欣納凡欲逆  
分天不口呵可畏也布又語林希則指以欣納凡欲逆  
三省所行無不義不為者故甯為強聒不曰布則每以越  
中布是日趣煩同故無所顧避然亦必難久於此  
爾竄者未足道也為之寢食不離間為宣憤使上於宣仁不  
能無疑致其骨肉間有芥蒂此尤為可憤兼蔡京曾云  
仁宗嘗欲以庶人禮葬章獻然考之國書實無此事  
京輩意大槩每欲如此殊可怪王常言罷翰林司御  
楚邸又常云使居此地已覺察楚王怪二婿盡罷翰林司御  
廚此輩豈可使居此地已覺察楚王怪二婿盡罷翰林司御  
有根未正意謂不誅楚邸則未安爾是時楚邸未薨故  
此論及被詔作墓銘乃固辭亦此意也先是五月十日

三日丙寅章惇不入布言王珪事蔡卞乃云此事但施  
人不知不寅章惇不入布言王珪事蔡卞乃云此事但施  
行必不考據佐他附四月二十日狀孰敢以無此所  
以無敢論者此段已附四月二十日狀孰敢以無此所  
此於五月十三日更詳之已附四月二十日狀孰敢以無此所  
及十九日更詳之已附四月二十日狀孰敢以無此所  
策功既而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圖報復  
黃履舊與恕深相得恕誣謗宣仁聖烈皇后履與其謀  
元豐八年二月三日乃追為之非當日所奏曾布亟請  
于上蓋知其妄也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士京為將官嘗  
與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問士京曰公知  
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弟兄  
無士京曰有兄士充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  
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  
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

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  
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  
無士京曰有兄士充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  
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弟兄  
與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問士京曰公知  
于上蓋知其妄也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士京為將官嘗  
元豐八年二月三日乃追為之非當日所奏曾布亟請  
黃履舊與恕深相得恕誣謗宣仁聖烈皇后履與其謀  
策功既而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圖報復  
及十九日更詳之已附四月二十日狀孰敢以無此所  
以無敢論者此段已附四月二十日狀孰敢以無此所  
此於五月十三日更詳之已附四月二十日狀孰敢以無此所  
及十九日更詳之已附四月二十日狀孰敢以無此所  
策功既而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圖報復  
黃履舊與恕深相得恕誣謗宣仁聖烈皇后履與其謀  
元豐八年二月三日乃追為之非當日所奏曾布亟請  
于上蓋知其妄也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士京為將官嘗  
與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問士京曰公知  
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弟兄  
無士京曰有兄士充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  
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  
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



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因合所親信王棫  
崇飾誣詞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遵裕最愛少  
子士育病且死士育未嘗離左右士育每為人言初不  
見士充來告遵裕以珪所問事也其後士京恨所得官  
爵不稱意屢欲自陳虛妄高氏諸族皆惡之絕不與通  
此參取新錄紹聖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書邵伯温  
五月復職知徐州八月改河陽二年三月除實制知青  
州尋自青州入為刑侍未嘗帥中山也今但云嘗同官  
庶不尋相牴牾邵伯温辨誣曰邢恕誘高士充論其  
父遵裕臨死時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立誰留之際王  
遣高士充來問我曰不知皇太后欲建立誰取靈武事  
恕又不考究高遵裕既坐慶州日欲安能預策元符未  
雖經哲宗登位覃恩亦不許敘又安能預策元符未  
卞但欲誣罔宣仁遂贈遵裕節度使遷士京皇城使特  
追貶王珪崖州司戶參軍貶高士充散官至元符未  
士育上書自稱州司戶參軍其父最愛父病且死未嘗  
左右不見士充來說王珪所問之語士京亦不在父所

時欽聖后垂簾特與士育改文資除環慶路經略安撫  
司幹辦公事蓋察其言之實也伯温既為高公諫言士  
乃遵裕假子士育實遵裕幼子士京既為高公諫言士  
此事恨章惇不進用之屢欲自陳虛妄南宅所誘作  
皆絕之靖康初諸王府贊讀江端友言上書論北事甚  
詳端友與高氏子孫相熟也邢恕又言黃履在元豐未  
曾與章疏言宣仁后欲立徐邸事伯温後在元豐未  
布有章疏言宣仁后欲立徐邸事伯温後在元豐未  
履文子黃履家出藁草入獄為證黃履與人有口辨好  
交遊相善恕亦與履同謀也王棫致仕家富游公卿之  
論熙寧中為熙寧路走馬承致仕家富游公卿之  
與邢恕為死黨伯温常見王棫致仕家富游公卿之  
人子也後方章惇因父薦落械致仕除知北平軍未幾  
其子直方不與父為然每為士大夫言所收書盡歸一  
方觀將死無子與晁載之相善以平所收書盡歸一  
通皆直謀所造諸人廢立事者靖康初諸王府贊讀書  
端友共書散官仁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中裕大敗  
於靈武責散官仁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中裕大敗  
以謂遵裕者宣仁之族也即建仁請宗復以悅仁之意  
而不知宣仁之族也即建仁請宗復以悅仁之意  
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也宣仁疾以至於棄天下  
未寒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獨不可及遵裕謀  
得罪先帝今來垂簾凡高氏推恩獨不可及遵裕謀



大沮後確責知安州作詩譏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  
之腹心也偶與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簾時  
不推恩奉復事激怒裕之使去書言王瑋曾遣識字實恕  
士充來議策立事遠通小臣禁語元且上書時時與之議及  
教之為書又充疎遠通小臣禁語元且上書時時與之議及  
社稷大計死矣何從輒通小臣禁語元且上書時時與之議及  
裕亦皆死矣何從輒通小臣禁語元且上書時時與之議及  
所修之本也其載三月不顯王珪異同則非獨有識之功  
恕厚誣聖母之罪大也為同則非獨有識之功  
知其子居實亦不樂其父所為也天非獨有識之功  
元祐者列也任簾前奏事傲不遜都堂會議以市井語  
侮誚同復與王珪忠厚君子為執政受顧命使當徐果有異  
之豈肯復為王珪忠厚君子為執政受顧命使當徐果有異  
同豈肯復為王珪忠厚君子為執政受顧命使當徐果有異  
中蔡卞獨唱追廢聖母之議賴哲宗謂可及乎王鞏甲申  
然人神痛憤失天廢聖母之議賴哲宗謂可及乎王鞏甲申  
雜記云武臣謂等上書論元祐及上書未宣仁於其書一  
異心及教蔡謂等上書論元祐及上書未宣仁於其書一  
篋悉在皆恕手筆其間塗鼠者非一元豐末年事其論之  
得閣門職名既卒其子直方特出其書以親奉議元  
豐未至宣仁上既卒其子直方特出其書以親奉議元  
嘗謂直方曰使王氏無不直方特出其書以親奉議元  
高郵為予言之王居東京九龍廟側劉跛辨謗錄載李

清臣說章惇元符末因奏事自言王珪司馬光劉摯梁  
燾等行遣皆是邢恕說與臣恕坐此責恕上章乞與惇  
各被注元符對吏章不降出跋錄凡十餘段  
已附西上閣門副使苗履權知蘭州兼管勾沿邊安撫  
司公事二月二十七日履復知蘭州代王舜臣御批  
近詣景靈宮行朝獻禮宗室遙郡班止有六員趨赴今  
據閣門奏大宗正司勘會到並無不赴之人看詳數內  
稱以闕乏人馬為名者即不見得合依是何條令仰疾  
速子細開具聞奏不得容庇五日下大宗正司開具聞  
奏究竟未詳

己酉臣僚言文德殿視朝輪官轉對蓋襲唐制其來舊  
矣建隆御札曰今後內殿起居應文班朝臣及翰林學  
士等並依舊例轉對故祖宗以來每遇轉對侍從之臣



亦皆與焉元祐間因臣僚建言乞免侍從官轉對續有旨職事官權侍郎以上並免自此轉對止差卿監郎官而已臣以謂侍從之臣皆文學極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材繇此塗出乞自今視朝轉對依元豐以前條制從之權禮部侍郎范鏜等言國朝故事園苑觀稼係屬遊幸今車駕親臨藉田即繫典禮先農壇係元豐中移就藉田建置臣等參詳每遇車駕臨幸合差官祭告乞遣太常卿於至日質明行禮用御封香祝文禮料如常儀又藉田所稼皆以為粢盛之實車駕臨幸則取新薦獻當在所先乞俟刈麥訖以所進麥約合用數先以黃絹袋封貯付所司令變造禮食於臨幸次日薦之太廟其遣官禮料並如逐時薦新之儀然後進供頒賜並如故

事秋觀刈禾亦合準此又刈麥稼穡係同一時今乞候觀麥禮畢車駕移幸稻池綵殿以觀稼詔可二十一日日令定儀注庚戌于闐國貢方物初三日已見當存一去一王子知原州李澄知岷州兼洮東沿邊安撫司公事吏部言今次科場進士出身人內宗室非袒免親注官詔趙季同趙不慘趙子仁依吏部令於本甲上名注擬子琛依敕開名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六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五月甲寅朔御文德殿視朝以及第進士何昌言為承事郎簽書武甯軍節度判官方天若為曹州節度推官胡安國為常州軍事判官

三月十日

乙卯知福州温益言京東姦民多匿深山窮谷之間時出為盜請應重法地分山谷僻遠處獨居無常產者並遣居近裏鄉村團結成保從之

温益已見四年

丙辰工部侍郎王宗望等奏準敕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遣官計度畫圖聞奏今檢視西北隅逼近街道若修蓋望祭殿委是窄狹今比類南郊青城



撥移近東與本園南北門照直修蓋事御批可並依擬定圖狀疾速下將作監修蓋仍存留見役添修玉津園兵匠等應副充役及差元同相度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劉友端其管勾修蓋內有圖狀今來該說未盡事件卽許隨宜臨時施行

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潞國公致仕文彥博卒詔特輟視朝一日後數日樞密院奏事上顧曾布曰彥博已死布曰老而不死終被謫命乃卽世上曰此人極不佳布曰臣常以謂背負先帝莫如此人元祐中已八十一歲此時但能不來足以保富貴旣不免來又附會如此上曰非止附會語斥先朝甚不遜布曰如悔過還主之類殆非臣子之所宜言林希曰安燾亦曾面折此語上曰安

燾猶能折之況他人乎布又言朝廷近日施行元祐中人若事狀曖昧非眾所聞者皆臣之所不知至於詆斥先帝非臣所宜言者雖肆諸市朝孰敢以爲過但在朝廷以仁政優容爾因言彥博皇祐中爲唐介所擊是時介雖貶英州別駕然不久便收用上問介所擊云何布曰爲在成都時作燈籠錦獻貴妃以此進用事連宮禁故介亦痛貶臣適方與林希言祖宗朝侍從言事官以事黜謫不久卽召用未嘗有以一言終廢者如介作英州別駕不二三年卻作侍從後遂爲執政以至神宗時蘇頌爲繳李定詞頭落職歸班後牽復便知開封府修官制又孫覺李常在熙甯初最爲異論各曾痛貶然元豐中亦皆復召用蓋人才難得不可以一言廢一人近



歲得罪外補之人一切不召恐未安願更留聖意上曰  
須俟年歲間乃可又曰蘇頌孫覺李常終不堪布曰此  
輩固在所當謫然朝廷愛惜人材須恐如此元祐中孫  
覺論議雖有過當如李常亦頗平允亦曾言免役法不  
可輕改上頷之曾布日錄此段在王成日今附見

已未詔鄜延路聲塔平以威戎城為名四月二十一日進築舊錄既於此書賜威戎城名於八月十七日再書誤陝西路轉

運副使邵龢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劉何權發遣提舉

秦鳳等路常平巴宜各轉一官以進築聲塔平畢工故

也呂惠卿特遷右銀青光祿大夫上於惠卿之除極  
難之初欲止遷左光祿大夫章惇曰太薄許將亦曰范  
雍當時自資政便建節舊例除宣徽或節度使者多上

曰當除節度使否將不敢對眾唯唯曾布曰惠卿昨進

築一寨便遷兩官呂惠卿築平羌寨畢工在三月二日遷右光祿卻未見月日當

時若只遷左正議今日兩寨除左光祿即平允昨一寨

遷兩官今兩寨遷一官故疑於薄惇曰惠卿二十二年

不磨勘布曰恐未說得及此上曰兼昨改官不曾說此

因依只是三寨轉卻四官進築自是帥臣職事眾皆稱

聖諭極當然事初且欲鼓舞眾人故近推恩帥臣皆太

優厚自此雖有遠築不須逐寨賞帥臣惇亦曰當如此

但今來事初不同兼鍾傅等遷官職已優厚上遂勉從

之樞密院再對上又曰章惇終是照管惠卿布曰昨

一寨遷兩官已不當故今日推恩過厚適聞聖諭以為

此自是帥臣職事眾莫不聳服然惠卿無廉恥每事志



於苟得只如進築城寨卻令一子隨軍及保明狀中乃云呂淵係臣男子不敢保明卻令兵官呂真劉安等保明呂淵稱有勞可賞朝廷亦不免推恩臣亦曾作邊帥亦有兒子作書寫機宜然未嘗敢令與將佐往還況敢預邊事及兵政乎上極然之布曰章惇去歲因延安解圍金明已破惠卿上表待罪但荅詔足矣又賜銀絹一千然人言洵洵惠卿終不敢當至三請竟依所乞上曰記得布又言惠卿二十三年不磨勘中間自經竄謫如何可理歲月大約紹聖推恩舊人多過當如蔡確李定輩既已復官職并遺表恩澤亦不減李定家京官三人林希曰不惟如此外方監司輩承望朝廷風旨人人稱薦李景淵景夏輩要便收用罪廢之家便得京官已為

僥倖更欲不次升擢豈有此理布曰景夏昨增進擬令上殿賴德音不許爾上亦哂而頷之實錄又於八月十日

戎城今削去惠卿遷官實錄涇原路經略使章綏言

乃不書今取會布日錄附見

勘會臣到本路條上進築之策朝廷幸聽其計於三月

二十三日會合四路兵建築平夏城靈平寨如期了當

尋將逐處軍馬分屯放散去訖緣臣所陳後石門福江

川兩處形勢所繫利害尤重控扼好水西山諸谷賊馬

來路占據得要害之處比趨九羊谷白草原尤為快便

俯逼天都巢穴平夏靈平所占耕地遂免抄掠之患與

葫蘆河川東西形勢相為表裏本司近指揮緣邊安撫

知鎮戎軍种朴量帶人馬照管平夏靈平兩處官吏修

緝次第因令由打破賊堡於後石門籩江川子細按視



山川形勢道路險易有無水泉當如何措置修築今據  
 种朴彩畫到地圖簽貼圓備臣尋將前所進藁照驗得  
 委實尤為精確又緣夏賊點集頻併其力勞敝四月十  
 一日舉國十餘萬眾驀來奔突諸將力戰賊遂敗去度  
 其勢未能再有嘯聚若不乘此機會進築了當卻寬歲  
 月其力稍全則是資寇養患邊防之憂未艾也今不避  
 小有煩擾再舉師徒全補藩籬以成暫勞永逸之功臣  
 仰荷國恩當此委寄不敢遷延復將重責遺與後人今  
 且條畫後石門等處進築事件如後一於後石門川下  
 建六百步城一所正當九羊谷白草原趨天都大路控  
 扼得塔子岔泥棚嶂賊馬來路東去平夏城約二十里  
 一於創迪章建六百步寨一所東由青沙峴好水河趨

靈平寨及照應得石墻子拽木岔賊馬來路北去後石  
 門約一十五里其密鄂充好水一帶山林悉皆包括在  
 裏可以應急采斫使用一於舊徧東城下上建六百步  
 或四百步寨一所東由密鄂充柳陰河拽木岔趨葫蘆  
 河大川西控木魚川入懷遠大路及照護得定川三川  
 懷遠更無邊面北去創迪章約一十三里南去三川寨  
 邊壕約二十里已上三處可以建築城寨其勢與平夏  
 城靈平寨為表裏足以分據要害制夏賊之死命所有  
 城圍大小及相去道里遠近乞從本司臨時更切相度  
 措置或且先修後石門創迪章兩處其徧江城候事力  
 稍辦方行進築黃貼子今狀雖乞先修後石門創迪章  
 兩處尙慮地里差遠見相度事力人情或先築後石門



或先築福江或且為一寨或便築兩寨並乞臨時許臣  
一面相度施行詔並依奏令章榘更切多方體探西賊  
動息次第委是有間隙可乘決保萬全方得舉動即不  
管輕易敗事并下劉何巴宜專一應副此據章榘奏議  
六日上此其得旨當別有月日更須徐詔梁惟簡男弼  
考之六月二十四日籛江賜名鎮羌陳衍男恂並特除名送瓊州編管 戶部狀準都省批  
送同管勾陝西坑冶鑄錢公事許天啟劄子奏奉使陝  
西經畫銅利京西川路亦許措置該括六路或躬自謁  
行或委官相度凡有興發去處而人未協力蓋由事權  
太輕難以驅策州縣本司職事今轉運司官兼領京西  
川路州縣別無條制統攝欲乞應自來鑄錢司所領職  
事更不令轉運司官兼領通陝西京西川路自為一司

州縣約束並依本司陝西已得前後畫一指揮庶幾事  
權專一州縣之吏有法刺舉則功利可以速成所有其  
餘節應干條制並乞依提舉常平司施行本部看詳鑄  
錢坑冶職事若同轉運司兼領緣事干本司財計恐有  
牽制及論議不同其運司人吏亦有畏避顯屬未便兼  
京西川路銅苗既有朝旨許本官檢踏措置其逐路坑  
冶若不令專管亦恐難為集事本部今勘當陝西京西  
川路應干坑冶職事欲令本官同領餘依所乞事理施  
行從之此五月六日聖旨據法尋申明行下應鑄錢司  
所領職事更不令轉運司兼領止為銀銅坑冶鼓鑄銅  
錢職事令許天啟通領所有鑄鐵錢職事自不合干預  
此六月六日聖旨今附此宇文昌齡云云可考六月十  
三日乃以京西川路入銜十二月十五日又改正刺舉

續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七



指 朝奉郎詳定重修敕令刪定官孫傑大理寺丞吳景淵並權發遣開封推官

庚申中書舍人蹇序辰請自今詞頭如有元行遣文書卽同檢送當制舍人從之

辛酉詔皇太妃近嘗服藥及雨澤稍愆農田在望宜頒恩宥以導嘉祥疎決應在京府界并三京及諸縣罪人

知永興軍寶文閣直學士謝景温知河陽 詔張詢巴宜專根括安西金城膏腴地頃畝可以招置弓箭手

若干人具圖以聞 熙河蘭岷路都總管提點熙河蘭岷路漢蕃弓箭手司言蘭州金城關欲招置步軍保捷

四指揮各以四百人爲額馬軍蕃落一指揮三百人爲額從之內蕃落排充第九十六指揮保捷排充第一百

一十九至一百二十二指揮

壬戌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蔣之奇爲翰林學士

試吏部侍郎邢恕權吏部尙書戶部侍郎吳居厚權戶部尙書試吏部侍郎李南公爲寶文閣直學士知永興

軍寶文閣待制知瀛州路昌衡權知開封府 詔陝西路添置蕃落馬軍十指揮每指揮各以五百人爲額並

支馬七分於永興軍河中鳳翔同華州各置兩指揮並隸住營州軍將下統制訓練委逐路所屬都總管司選

官招人 初三省樞密院同呈以太僕牧租錢於陝西置蕃落馬軍十指揮以五百人爲額支爲七分初欲以

牧地募民養馬久而未集曾布以爲不若增騎兵爲簡便兼土兵乃勁兵又諸路出戍者已竭及建此議衆翕



然皆以為允上亦欣然從之蓋牧租見存者七百萬歲額一百七萬而十指揮之費二十五萬而已故可與募人養馬之法兼行也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右銀青光祿大夫韓縝乞致仕詔不允已而特授太子太保依前充觀文殿大

學士致仕十六日葉祖洽云云曾布云葉祖洽言縝交事不當降詔不允遂除太子翰林學士蔣之奇兼侍讀

詔陳衍男慥特送南恩州編管衍并梁惟簡屋宅產業園地錢物並根括籍沒入官在京者撥與後苑房

廊所京城外者撥與提舉常平司在外州縣者撥與轉運司如有隱漏減落許人陳告罪賞依戶絕法以惟簡引用陳衍交

運司如有隱漏減落許人陳告罪賞依戶絕法舊錄云男慥特送南恩州編管衍并梁惟簡屋宅產業園地錢物并根括籍沒入官在京者撥與後苑房廊所京城外

者撥與提舉常平司在外州縣者撥與轉運司如有隱漏減落許人陳告罪賞依戶絕法以惟簡引用陳衍交通執政變亂朝廷也新錄曰交通執政變亂朝廷之語意皆証罔宣仁聖烈今刪去十六字改刪去詔陳衍男慥特送南恩州編管衍并梁惟簡籍沒物產左司諫郭知章言聞諸路守

臣嘗於秋夏之間以雨足歲豐為奏或災歉遂不敢以聞伏望特降睿旨下諸路州軍嚴行約束雖已奏豐稔

而或繼有非常水旱者並具災傷上聞從之朝奉郎安師文言近緣邊修築城寨西賊舉眾入寇涇原敗衄

而去今困於點集漸已窮蹙竊聞諸路廣行招納切中事機向日歸明朱智用久已向漢然為夏國各有把截

卓望口鋪無緣遂達中土後因事至邈川先與錫沁手下首領作般擦到熙州密諭歸順之意後闔家間行歸

漢蓋邈川與吐蕃部落雜處又喀羅嘉木卓等處日有



博易人情狎熟易爲傳道語言乞委熙河經略司差諳曉蕃情使臣告諭邈川首領及蕃商等如能誘至指引夏人歸順每名優給茶綵如此則右廂之人必自吐蕃而至者眾然自來吐蕃與西夏心相睽貳外示和好更乞密行經畫詔熙河蘭岷路經略司密切從長相度施行六月丁未曾布鄜延路經略司言保安軍順甯寨蕃官巡檢供備庫副使劉延慶遣使均凌凌詐投西界招誘到左廂密約歸漢元係左班殿直保安軍順甯寨蕃官元祐六年投蕃今復歸漢已書填寫名宣補充右侍禁依舊住坐其劉延慶及均凌凌乞優與推恩詔劉延慶轉一官均凌凌與下班殿侍仍支錢十萬

乙丑淮南轉運副使陳祐甫言嚮任外都水監值澶州

小吳埽黃河抹岸臣與都水監丞蘇液均被罪黜後臣復叨任使官亦隨進而液退居里閭不復出仕逮今十五餘年蒙聖恩擢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其寄祿官尙仍舊秩欲望檢詳蘇液轉承議郎迄今年月還其合該磨勘官敘詔令吏部併與磨勘新

丙寅詔以歸信容城知縣左侍禁廉嗣復爲閤門祇候縣尉左班殿直王楹轉一官更減三年磨勘指使三班差使楊齊轉一官百姓張保桂身並與三班借使先是有北賊三十餘人入界爲擾保塢告嗣復等盡掩殺之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并提點熙河蘭岷等路漢蕃弓箭手教閱等事今看詳欲漢蕃弓箭手委將官及所屬州縣城寨官司常切訓練不限



定所習事藝名目惟務精熟及習知出入戰陣次第其有馬者須調習馳驟每遇農隙委經略司選官或躬親推排點閱支賞又漢蕃弓箭手並令分為四等以膽勇武藝卓然者為奇兵有戰功武藝精熟人為第一等以未曾立功事藝精熟人為第二等以武藝生疎人為第三等委逐首領人員依格推排等第置籍鈔記單名遇有增減於簿內開收又點閱止隨所習事藝按試如第三等內出眾者陞為第二等候點閱訖等第支賞從之

新本削去

丁卯樞密院言昨興復衛州淇水第二馬監潁昌府單鎮馬監日有死損費芻秣減租課官吏俸給所用不貲詔衛州淇水第二馬監潁昌府單鎮馬監並宜廢罷內

淇水第二監馬盡數起發赴太僕寺單鎮監據現管馬均給永興軍秦鳳等路都總管司應副新招換蕃落軍兵所有牧地仰太僕寺措置以聞又言太僕寺椿畱堪配軍馬五百匹準備朝廷緩急支用院監見管合配軍馬八百二十三匹諸軍班闕馬不少太僕寺見管雜馬又過於椿畱之數虛費人兵看管詔令太僕寺今後椿畱堪配軍馬及雜使馬共四百匹每院各養一百匹外仰盡數支使輒於數外占畱者坐之新刪舊涇原路都總管司言本路諸軍支填七分官馬外內新馬未堪披帶外日有死損乞將諸路就糧馬軍權支填八分馬候事宜息日依舊條支填從之無新戊辰給事中葉祖洽為吏部侍郎江淮荆浙路發運使



呂嘉問為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正月十九日為發運

翰林學士林希言乞出官使臣亦依進士試策三道從

之林希以學士改知樞在四年閏二月此不應猶稱學士當此時蔡京為承旨蔣之奇為學士

已巳給事中葉祖洽言伏見韓縝在垂簾之初首被擢用位登宰相中外皆以為縝是張茂則梁惟簡所引若非陰有交結何以得此其迹著明當時物論已為不平縝當以罪廢遭遇先帝特加拔擢致位樞長其恩可謂厚矣而縝不顧廉恥附會中貴遂於垂簾之初與司馬光並處台席光等更改先帝法度略不聞縝有力爭之言惟務諂事光等以持祿養交可謂不忠於先帝也終緣言者排擊而去然縝終元祐之間保身將相窮極富貴莫敢指議若非內有所附聲勢足以動人豈能偷安

如是之久耶臣竊以士人在元祐間非與權要貴近有所干涉則美官要職從何而得臣嘗見紹聖時政記亦有此論故近來朝廷察當時有所附會而得差遣者雖寺監之類尚能罷去縝於是時出將入相風采氣焰終元祐之際不衰天下士大夫指以為漏網而朝廷待遇恩禮始終與元勳故老無異士之有識者莫不怪之夫附會司馬光等得寺監丞之類尚不容於今日而附會茂則惟簡之人致身將相卻容幸免參酌輕重典刑不均非公朝所以示天下也所有不允致仕錄黃臣未敢書讀中書舍人蹇序辰言竊觀葉祖洽繳駁韓縝錄黃謂縝專以姦慝保全名位乞特加削奪放歸田里臣不知朝廷以祖洽所論為是或以為非若以為非則因祖



治之言已罷降不允之詔矣若以為是則太子太保乃是前宰相致仕例所除官兼龐藉梁適舊不兼大學士而續得兼之未有罪惡之大如祖洽所陳而恩命反過前比也臣以祖洽所言考朝廷所行名實義理俱為未稱是以未敢與草詔令沈銖命詞行下邵伯温云韓縝之凡在元祐執政從官惇必以事中之獨不敢及縝方遷謫諸公時縝以節度使知穎昌觀文殿大學士領宮祠蓋惇慮縝能害已也至縝死方使葉祖洽言不與贈諡而已新錄辨誣曰按韓縝雖致位將相無可紀述以為不顧廉恥附會中貴則美官要職何從而得意在議非與權貴近有所干涉則美官要職何從而得意在議切垂簾之政三省言按梁惟簡陳衍在元祐時內挾黨類外交權臣邪謀詭計無所不至賴宣仁聖烈誠心德意不能動搖皇太后皇太妃保祐擁護朝夕備至故惟簡衍不得逞其姦心原其罪惡族滅為宜陛下寬仁止

從投竄然聞惟簡衍尚有親戚俱職禁中此曹私心各懷危懼何可更充內侍伏乞聖斷索惟簡衍親戚并素所厚善者屏逐出外詔入內內東頭供奉官寄內殿承制蘇舜民入內內東頭供奉官馮章入內內侍殿頭韓侂劉淵入內內侍高品曾燾內馮章曾燾各降一官並送吏部添差遠地監當入內內東頭供奉官寄內殿崇班鄧舜賢降見寄官送內侍省入內內侍殿頭蘇慥入內內侍黃門邵琦竇瑛入內貼祗候內品胡宗傑入內內西頭供奉官李世長馮說已上並本官送內侍省内侍省高品楊偁追兩官勒停送全州編管張繼安與遠小處監當入內使臣黃定國王邁與依見寄官轉出霍肅王昭安周珣並以本官送內侍省

舊錄云三省言按梁惟簡陳衍在元



祐時內挾黨類外交權臣邪謀詭計無所不至賴宣仁  
聖烈誠心德意不能動搖皇太后如保祐族為宜  
夕備至故惟簡行不竄然間惟簡充內侍尚有親戚  
此曹私心各懷危懼何屏逐出外新錄辨証曰此一  
行親戚并素所厚善者原其誣謗之意尤為深切今  
雖推尊東朝歸罪闖尹孰不知其誣謗之意尤為深切  
去七許將以三省劄子示會布逐中人舊錄曾布日錄  
丙寅許將以三省劄子示會布逐中人舊錄曾布日錄  
簡親黨及素相厚善者皆當斥逐上遂具十餘人姓名  
送三省自編管至送前省降官凡數等將云莫可同進  
呈否布曰三省皆列章安用西府同呈兼三省前後施行  
梁惟簡等密院皆不預遂已既而又有四人者御批付  
密院施行中人事後因言臣等昨準御批梁惟簡陳衍兒男  
省施行中人事後因言臣等昨準御批梁惟簡陳衍兒男  
有尚居省籍可除名言臣等昨準御批梁惟簡陳衍兒男  
一男隨行外更無遂施行詔乃不知更有親黨及素相  
厚善者亦聞三省因陳隨者理會房錢於開封文字至  
都省遂將上籍沒兩家貲產上一日亦知之又指數中已  
施行人曾燾馮章兩家令更降一官前此蔡卞又云前  
日因章惇留身退便令草此劄子亦嘗問之云必是相  
公會奏惇曰然御集五月十三日手札兩道姓名與此  
同惟鄭詳以舊官送  
丙侍省此獨無有

庚午詔諸路沿邊州軍除帥臣所在外若公使於例冊  
外饋送並依緣邊城堡鎮寨條施行朝廷遣使及監司  
例外受供饋者仍取旨委經略安撫鈐轄轉運提刑提  
舉司常切覺察劾奏以三省言蘭州違法饋送也  
鎮寨條見二年  
正月十八日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七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五月辛未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吏房送到吳居厚除權戶部尚書詞頭詔令臣命詞行下按居厚頃於元豐間被知先帝自朝散郎除天章閣待制充京東路都轉運使先帝親為褒詔稱居厚將命一道不辱使指無黷乎上不擾乎下不誼乎聞於二三年間坐致財用數百萬計前日縣官窘迫一朝變為寬舒求之內外主財之臣政績著驗顧未有出其右者至於遷官賜服數次及司馬光用事務快宿憾改更廢黜先朝政事人物故劉摯等附會首論居厚而言多無實不待服罪責



爲散官考其所坐悉緣公事本無贓私廢棄顯狀一被  
譴斥首尾十年至紹聖親政始復收用察其元犯已與  
除落今自戶部侍郎除權尙書計其資歷無甚超越而  
議者尙以前事爲言臣若苟隨流俗心懷顧避旣慮給  
事中封駁又恐諫官御史奏論相與協心終不命詞反  
致先帝初則失人次則失言以矯誣在天之威靈而助  
成司馬光劉摯等之素志則是臣懷利朋姦沒身無以  
塞責是以聞命審思卽草詞訖蓋以其心非附朝廷以  
爲同非反同列以爲異非交私居厚以爲朋黨而區區  
之忠所深慮者累先帝知人之明違今日紹述之志也  
望降臣此章與居厚除命行下明示好惡以風四方則  
非獨於臣幸甚詔榜示朝堂朕以眇躬獲承先造永惟

休烈盛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羣姦同逞宿憾興訛  
造訕力肆詆排政事人材廢毀殆盡夙夜悼懼靡敢違  
甯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幾德業傳信無窮念今  
在廷之臣鮮知事君之義崇鄉原以爲善士造虛譽以  
進無能以交私合黨相先以奉法守公爲諱材智勝任  
則鬪茸共嫉趣向至正則頗側深仇端亮勁挺有特立  
之操者不見容於眾人媵阿回適持兩可之說者必得  
名於流俗沉溺忘返險薄可嗟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  
以姦臣所斥逐爲當罪所變更爲得宜以先帝所建立  
爲不然所褒擢爲非當借譽餘黨幸復甄收務令舊章  
未能消一扇爲是非不定之論欲開善否更用之端浸  
長小人之道於難知之中以疑天下之聽於未孚之際



幸時事之中變庶人情之翕從每懷及茲良用慨嘆朕  
 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申儆誠繼自今日爾  
 其自新式懲厥愆畢趨於正示以好惡非曰苟然其或  
 怙終必罰無赦咨爾在位尙克欽承 元祐初章惇爭  
 論役法劄子有云役法可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福建  
 茶鹽不改一日則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與序辰謀其  
 作詔榜慮惇不從乃持惇元祐劄子以脅之曰若謂居  
 厚京東所行非是則先帝褒詔亦非是矣惇噤不能語  
 於是從序辰所請降詔榜云今實錄元祐元年二月章  
改一日則有一日害等語蓋崇甯史臣陰詔起居郎  
為惇諱紹興史臣不能檢討增益之也  
 兼權中書舍人沈銖不當以無根繳奏吳居厚特罰銅  
 二十斤銖再論居厚頃使京東坐聚斂罷不可以長地

官即改命蹇序辰仍令銖分析序辰既草制銖因被罰

王戊除居厚銖繳詞頭甲子再繳戊辰改付序辰辛未  
 罰金舊錄云吳居厚除戶部尚書銖以居厚領使京東  
 坐聚斂罷不可以長地官詔銖具實狀以元祐不能對罰金新  
 傳因之居厚實狀有何難對政坐以元祐為諱耳史臣  
 媿阿莫辨翌日樞密院奏事曾布曰竊聞沈銖近以  
 可嘆也

繳吳居厚詞得罪上曰止罰金布曰又聞有敕榜上曰

止降詔布曰居厚初除待制葉祖洽亦嘗繳奏陛下聽

之今沈銖既罰金又降詔榜告以吳居厚蹇序辰為君

子以沈銖為小人恐人情不服上曰不會指名布曰聞

三省行遣先坐沈銖繳狀詞次用蹇序辰章疏降詔如

此亦指名也古人以逆人主指為逆鱗以謂撻之者死

然挺特自守之士以義理自守議論之際雖死不避儻

欲使眾論以小人為善人君子為小人雖曰殺人亦不



可奪況出勝乎臣以謂詔榜無益於事兼如此乃是欺罔聖聽上曰序辰因何卻與居厚一般布未及答林希進曰此已行之命無可論者曾布所陳極當望陛下知察耳上唯阿而已布錄在壬申後數日布錄在丙子布又言臣前日論居厚事喋喋煩聖聽然聖問以為序辰何以與居厚一般臣倉卒未及對陛下知居厚事狀否元豐中先帝欲按閱河北保甲患用度不足居厚即獻絹三十二萬及措置糴便陝西邊事居厚皆有所獻此時先帝不得不悅財利之臣能舉職如此不得不獎擢然京東歲有羨餘一二百萬非取之於民何所從出前日之京東今日之京東與居厚在彼時宜無以異不知居厚何術獨能致此羨餘居厚之所經營如民間禁補修

舊鐵器一一要從官買其他培斂細碎大約類此上曰事皆虛當時不會根勘但人言如此耳布曰居厚京東之事人人共知恐不虛如鐵器事嘗為優人所玩安可謂無兼章惇元豐末章疏曾論居厚云京東之人恨不食其肉此語莫不虛否然居厚不足論培斂之事害及一路而已若序辰者則害天下其為害蓋百倍於居厚何止一般何以言之序辰凡所議論不復顧義理若三省所悅雖凶慝小人必多方主張庇護害政之大無大於此今但言流俗之人黨助元祐姦黨冀其復用臣固嘗開陳以為君子小人皆不當有此意誠令與三省異論之人皆是小人緣小人用心惟利是視豈可捨今日權要大臣不肯附麗卻一向黨附海外編管安置之人



冀其復用以求官職希進用其術無乃太踈乎小人懷  
利必不應顛倒如此但知義理自守之士不肯爲三省  
變易天下公議雷同欺罔爾兼居厚昨除待制葉祖洽  
亦嘗繳詞陛下伸祖洽之言罷居厚之命中外鼓舞稱  
誦今日沈銖所繳乃與祖洽無異而銖獨罰金又出敕  
榜此臣所不曉又如呂嘉問欲除卿陛下以爲不可欲  
除侍郎陛下以爲不可過都門欲一見陛下亦以爲不  
可今忽除待制莫不駭聞緣權侍郎四年方卽真又一  
年乃得待制今比之侍郎乃更速五年矣臣固疑近日  
政事更非前日之比也亦嘗自陳凡所欲言隱忍若十  
有八九而其所陳已喋喋不勝其多臣猶自厭況陛下  
乎上曰大臣所見豈可不言言之何害布曰臣每蒙陛

下開納如此益不敢循默然願陛下更賜采納臣自初  
秉政卽嘗奏陳以謂先帝聽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當  
時大臣異論者不一終不斥逐者蓋恐上下之人與安  
石爲一則人主於民事有所不得聞矣此何可忽也上  
曰馮京輩皆是布曰非獨京輩先帝曾諭臣王珪雖不  
言亦未必不腹誹也今三省無一人敢與惇卞異論者  
許將輩見差除號令有不當但鬱悒而已如序辰輩多  
端劫持驚恐在位之人使不敢與三省違戾只如有文  
字云元祐大臣非其死黨不得爲執政許將見此一語  
爲之破膽上曰不記得有此文字布曰序辰但於文字  
中以一兩句微詞驚恐許將輩非公然排擊許將宜其  
陛下不記也今上下人情如此願陛下以先帝御安石



之術為意上又問林希用心如何布曰臣累曾言希有  
學問識見若不為利害所怵於義理不患不曉今致身  
至此實不肯附麗人議論極向正上曰於卿處則然未  
知他處何如爾布曰或不至此布又問上近日論議者  
莫亦以臣為黨助元祐之人否上曰豈有此理卿何可  
加以此布曰臣固自知於元祐之人無一毫干涉然見  
其變亂是非如此臣亦不敢自保上笑曰無之豈得有  
此集錄在丙子本附此許將為中書侍郎陳瓘尊堯  
至參知政事總論曰按安石初為從官即倡理財於未  
政前七日對神考並無一言及於理財第一安石職之  
第一日即偽書對上之言曰禮義廉恥成於禮義廉恥  
俗為急若孟宣著為利之言而禮義廉恥成於禮義廉  
不勝其弊後孟子君者人曰亦不敢後其君此乃人主  
未鳴呼安石著書首撰此語而往雖悔可追悔而不利  
所行不可謂之無悔也年運而往雖悔可追悔而不利

濟以欺偽作為誣書陰授蔡卞卞紹聖初專述  
熙甯及哲宗既怒書陰授蔡卞卞紹聖初專述  
蓋抹之丞蔡卞事之怒書陰授蔡卞卞紹聖初專述  
尚書右丞蔡卞事之怒書陰授蔡卞卞紹聖初專述  
又力薦之賜卞引選人常立請為假通直官崇政殿說書  
立詆謝不考而卿對之明復請職除侍從官崇政殿說書  
乎自安石罷相以來其語在宗怒曰丞相在常與石去位  
云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語在宗怒曰丞相在常與石去位  
而識者知政事必敗其語在宗怒曰丞相在常與石去位  
薦之何也即命執事等皆取先謝罪宗親指壽州必  
敗四字以祖宰執等皆取先謝罪宗親指壽州必  
給事中葉祖洽執事等皆取先謝罪宗親指壽州必  
州監酒而撰常秩行狀者趙冲特勒停初太學乃改立  
自滕文公之意倡其言也於士大夫固駭其言矣自  
及滕文公之意倡其言也於士大夫固駭其言矣自  
怒言於眾石於言與序辰等始用蓋物之主術矣蓋  
事過乃能安石之序辰等始用蓋物之主術矣蓋  
立之安石之序辰等始用蓋物之主術矣蓋  
甯九載鄧綰排之序辰等始用蓋物之主術矣蓋  
著此年鄧綰排之序辰等始用蓋物之主術矣蓋  
削恩怨分明授蔡卞中安石亦相繼去色九居鍾山  
書行於紹聖之始嫁禍與造書之好照願本末醉迷  
例遭嫁



賣不知宗廟之遭詆誣也天實使之薦常立哲宗皇帝  
灼見姦偽竄悖臣於遠方下惟偽迹薄彰於是元豐已改  
圖而用蓋抹之術矣蓋事至是知其朝堂其則與善序辰  
專務紹述安石褒勸吳居厚手詔勝於廟堂夫詔則善述  
熙甯深讚元豐監司之意爾元祐初詔章惇論法居厚  
乃神考駕馭以緩改非如京東鐵馬初建茶鹽不章惇  
云有法可以日之害也及昔以居厚之非也惇計無所  
則祐則子脅持之害也及昔以居厚之非也惇計無所  
一元則日則子脅持之害也及昔以居厚之非也惇計無所  
出日則子脅持之害也及昔以居厚之非也惇計無所  
自謂合能語於日之害也及昔以居厚之非也惇計無所  
豈以理財為不術哉及退而著書則於言利若宣著為  
第財之說則便造安石奏上之造安石曰孟子則恥言利  
利財之說則便造安石奏上之造安石曰孟子則恥言利  
致無行義之人將及巧趨利又觀聽不足以蓋安石捨眾  
造法於得君之初追悔著書於十年之後歸過宗廟圖  
蓋下不須是多張法也復何權鐵則其官自鼓鑄則必與  
同弊此詔勝於朝堂豈為一吳居厚而巳哉欲實安石  
監司之詔勝於朝堂豈為一吳居厚而巳哉欲實安石

詆譏之語而杜塞天下愛君之言耳夫有舒有慘天道  
所稅變通一弛一張文武所以相濟神考聖訓曰什一  
而稅也足矣又曰今稅斂已重此則理財之正論聖主之  
本心也至於詔獎居厚則所以獎有勞之臣耳孰敢以  
為非乎卡等揭視一詔便謂安石所諱理財之事可以  
移過於宗廟而日錄誣偽之言安石所諱理財之事可以  
蓋抹者如此御史蔡蹈言臣伏觀聖旨指揮以權中  
書舍人沈銖繳還新除戶部尚書吳居厚詞頭令具析  
聞奏者臣竊以中書舍人之職專掌書命朝廷除授未  
允公議則王命之出不可不審況有義當論列若論失  
其實而上罔朝廷即銖被罪黜可也不當更令具析待  
之以不信而使在廷之臣以此為戒它日無敢言者且  
居厚之為京東都轉運使牟利殃民眾所備聞近者朝  
廷初復居厚待制矣是時嘗有繳還詞頭者朝廷為罷  
其命不聞有令具析聞奏之旨今居厚超遷踰等又非

實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八



待制之比而銖之所論公議翕然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聖慈追寢令銖具析指揮庶存近侍論思事體又言伏見聖旨指揮以權中書舍人沈銖繳還新除權戶部尚書吳居厚詞頭令具析聞奏既又罰銅二十斤放并今月十九日尚書省降到敕一道臣僚上言辨雪吳居厚事令本臺榜朝堂者臣謹按居厚奉使京東征利苛急惟務羨餘以赴功賞而創置鐵冶等非義取民一方愁怨聲動朝野在元豐末年左右大臣已嘗論奏其惡而責守廬州矣其大臣及同時被遇先帝之人莫非公心以救正朝廷法度以此見居厚非本無過者若謂悉皆緣公本無贓法則人臣奉使一方不能致朝廷之德意下究而萬口嗷嗷不勝其怨其爲失職何必贓私

設或棄瑕甄錄出自宸聽則臣下所不敢知其如中書舍人當行職事其所見繳還詞頭未爲過也而敕旨勒令具析事狀旣而罰金以加其罪亦已太甚宜乎眾所駭聞也蓋居厚事狀天下共知若謂論者厚誣是欺天下也天下之不可欺以有公議存焉公議不恤雖聖訓諄諄申儆具寮恐無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朝廷清明陛下仁孝習先朝故事固已純一庶人無知且猶無所議況士大夫乎天下旣無異議而止緣中書舍人繳還詞頭便爲異議如此則一切不問無繳還者謂之其志同可乎臣愚伏望聖慈更加省察沈銖繳還吳居厚詞頭實協公議特賜原宥庶使在廷之臣不以言爲戒矣天下幸甚 河東路經略司言內殿崇



班王安靜昨出界討擊青魚河賊所部殺獲最多昨與折克行子姪一例同減半推恩依格合轉三官更減四年磨勘除正推恩外有轉一官仍減四年半磨勘未賞詔王安靜特依格更與轉一官仍減四年磨勘 觀文殿大學士守太子太保致仕韓縝卒上爲輟朝成服於後苑贈司空

壬申起居郎權中書舍人沈銖乞罷中書舍人職事詔從之仍改差起居舍人龔原兼權 樞密院言去秋西賊舉眾入寇鄜延除環慶係鄰路差那兵將前去策應外其餘路分並曾出兵牽制內涇原入界破蕩沒煙新寨廣有斬獲熙河乘此進築安西城畢以此稍沮賊氣比累據環慶等路探報賊界今年秋點集河北諸監軍

司人馬雖已降朝旨下諸路過爲隄備竊慮西賊併兵寇犯一路其餘路分臨時卻有觀望不出兵牽制不惟使被寇路分難以枝梧若西賊分兵侵犯諸路卽逐路兵力足以隨宜應敵捍禦掩擊如併兵寇犯一路其鄰路除合行策應外如可以側近去處據險設伏出奇掩擊或扼其歸路或旁出間道邀擊輜車或廣張旗幟多設疑兵使賊顧望難於進退因其畱滯困怠可以追粘尾擊或乘其退散之際痛行掩殺卽選委統制兵將帶領得力將佐及精銳人馬前去其牽制路分若去被寇路分不遠亦依此施行或道路隔邈難以前去卽精加探討發兵入界掩擊團聚兵馬或討蕩賊界諸州或監軍司或郊野住坐部落族帳或於本路有合展拓城寨



乘時間隙便行進築如此則西賊於分兵併兵皆無以得志假如蹂踐一路邊面即諸路討蕩或進築彼所喪失不少使賊兵於分合之際無不受害進退左右無以爲謀賊勢自須困敝諸路邊鄙常須獲利此最爲備邊困賊之要惟在帥臣公心體國不懷畏避因循觀望之意預與兵將官講議博盡眾論廣設方略則臨時可以乘機擇利應變出奇萬全取勝及戒約激厲將佐令知紀律不敢臨時逗撓及應干戰守凡百應接方略論議素定及令將佐人人通曉貴免臨敵倉卒措置乖方滋長邊患詔陝西河東諸路詳具措置方略以聞新本刪密院言去秋西賊舉眾寇鄰延除環慶係鄰路差那兵將前去策應外其餘路分近曾出兵牽制內涇原入界破蕩沒烟新寨廣有斬獲熙河乘此進築安西城畢稍沮賊氣比累據環慶等路探報賊界今年秋點集河北

諸監軍司人馬已降朝旨下諸路過爲隄備竊慮西賊兵併寇犯一路其餘路分觀望不爲出兵牽制被寇路分難於分枝梧若西賊分兵侵犯諸路合行策應如此則西賊於分兵併兵皆無以得志此最爲備邊困賊之要詔陝西河東諸路詳具措置方略以聞廣西經略司言據知南丹州莫

世忍牒男公鞫與弟公佺自成唇吻前去歸明乞在本路安泊公鞫稱曾入貢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武騎尉帶到妻男等二十一人同歸明人閑勞共六人內閑勞亦曾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並乞換班行名日本司今相度欲差人伴送前去吉鄂州給田產安泊詔莫公鞫與鄂州團練副使不簽書公事閑勞與吉州長史並不支請受仍令廣西經略司差人伴押前去鄂州交割令於本州一處居住候到給與係官堪耕種田土仰本州



常切羈縻

甲戌詔以眉州進士家素爲錦州司戶參軍充眉州學教授用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薦也 又詔故左班殿直金明寨主何鯁已與兩資恩澤更與一名三班差使母王氏封縣太君以鯁死事故也

乙亥都提舉汴河隄岸賈種民言元豐年導洛通汴遂改汴口爲洛口止係通放洛河清水遂名汴河爲清汴間或水小卽以櫃內清水添助行流自元祐年卻於黃河撥口分引渾水令自達上流入洛口比之清洛難以調節乞將汴河依元豐年已修狹河身丈尺深淺檢計合用物力具數申尙書省復元豐清汴立限修濬通放洛水復爲清汴及乞依元豐年例復置洛斗門依舊通

放西河官私舟船從之閏二月十九日初差種民同楊琰相度 先是曾布嘗爲上言昨李仲欲廢清汴當時若非臣在河陽清汴幾廢然仲以開御河遂復用臣竊以爲用人當如此凡可以吏事驅策之人何可責以名節陛下嘗宣諭以謂不可以一言廢人臣嘗稱誦德音以爲不可易之論以仲等附麗之人何足深責當時只以王巖叟經過語仲以但建此議朝廷必行仲遂決然只以數句語言便欲廢清汴當時吳安持在都水臣旣令通判往再相度得不可廢遂以申都水都水乃責問河陽云二者之言孰爲是非臣遂申都水云通判之言允當事方寢前日因賈種民來白清汴事臣嘗及之種民亦能笑云都水不敢決可否乃責河陽上曰巖叟用



心極可罪當時貶蔡確意不在確蓋有傾搖之意布曰此臣所不知此必有人言蔡確定策有功逐確則有廢立之意上又曰梁燾亦然又言先帝作清汴又為天源河有深意元祐中幾廢種民云若盡復清汴不用濁流乃當世靈長之慶布曰先帝以天源河為國姓福地此眾人所知此何可廢上曰吳安持亦不佳布曰朝廷每欲屏元祐黨人而安持獨進安持在元祐中附麗大防大防臨行猶且薦之而紹聖中獨進用臣所不曉此據留布王申日錄所附見紹聖三年四月十七日前都水丞李仲提舉開導御河熙河蘭岷路經略安撫陝西路轉運司言岷州錢監自來應副六路用兵支費和顧腳乘道里阻遠今相度欲以舟船般運至熙蘭二州極邊使用兼河亦有古道可以修治安置遞

鋪直至熙河北瑪爾巴山等路一自岷州城外裝船於洮河內駕放般載錢物至中路上觀地名噶勒幹河水湍急并山碇石積至下觀計六十有餘里不可行船今既沿河見有古道可行開修自上觀擺置六鋪勒鋪兵二人陸路般運至下觀地名章龍峽石卻用熙州船裝載直至熙路或臨洮堡下卸其上下觀各置監官一員量行修解舍庫屋卸納裝破并往來催督水陸路般運錢物從之新無可削

丁丑三省言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韓維本以先帝東宮舊臣在元豐末朋附司馬光最為盡力仍於奏狀內稱止為上謝太皇太后特賜褒諭更不奏謝皇帝顯有無君之心詔韓維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於筠州



居住維諸子乞盡納已官聽父居里詔以維先朝舊臣  
 年八十一特許之其實諸子告章惇云父執政與司馬  
 光議論多不合故得免行維子宗孺宗質此據維本傳  
 歷事三朝者哲老臣而云有無君之心實為誣謗今刪  
 去仍於奏狀以下三十二字則不見當時所言其為誣謗審  
 矣若削去此三十二字則不見當時所言其為誣謗審  
 之邵伯溫辨誣云范純仁責永州其子正平正思聞韓  
 維責筠州維諸子告章惇以維執政與司馬光議論不  
 合得免行亦欲以純仁昔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  
 先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  
 合即無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媿心而生者不  
 如無媿心而死二子遂止維謝表云臣言五月二十九  
 日遞到告一道責授臣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筠州居  
 吏部符準發上道至汝州汝墳鎮準穎昌府牒備坐尚書  
 居住者負罪之臣方懷於震惕好生之德遽軫於衰殘  
 祇服異恩交流感涕伏念臣才非應務智弗周身舉遭  
 遇於盛時遂冒塵於顯仕疲駑自竭績效無聞先帝貸  
 其狂愚屢加保護陛下憐其疲駑自竭績效無聞先帝貸  
 操心迂拙蒙東朝之訪逮條當世之便宜獨貢謝章實  
 垂常式緣久從於疎外致有關於講求敢怠肅恭自干

誅極仰繫聖度特屈明刑止降冗員仍干善地杖梅體  
 而祇役冒溽暑以纏痲撫己自憐籲天無所忽願詔旨  
 許復里居招驚魂於散亡尚迷歸路顧舊廬而錯愕愜  
 若異身舉宗至於歡呼行人為之嗟嘆此蓋皇帝陛下  
 德均慈父澤並陽春察臣夙稟冥頑未忍伏之銖鎖慙  
 臣久嬰疲瘵恐其斃於道途特貸衰年俾終餘日退安  
 窮約甘自比於編民追省愆尤更當期於沒齒奏狀稱  
 上謝太皇特垂褒諭更不謝皇帝汪應辰嘗為熹言韓  
 家子弟以為當時太皇謂維自今當呼卿等為公故維  
 有此奏據維謝免行表則云條當世之便宜初不及呼  
 卿為公等事須求之  
 韓氏家傳細考之  
 中大夫提舉崇福宮范子奇為太  
 中大夫依前充寶文閣待制致仕從其請也 兩浙轉  
 運副使張綬知洪州知蘇州賈青權兩浙轉運副使先  
 是三省謂綬不職議以青代之曾布林希言綬亦無它  
 但嘗牒陳次升問周種索錢故三省惡之兼青苛刻前  
 在福建起獄所按官吏有至除名其後理雪乃實無罪  
 今又使之使一路不合物論京東有呂升卿兩浙有青



數路人情洶洶不安矣上然之既而卒從三省議詔賜陝西河東銀絹百三十萬上頗吝內帑物曾布請以牧租錢給之乃許章惇曰內帑本以待邊費上不答戊寅詔高班梁敦特降一官勒歸班敦嘗管勾潁川郡王北宅月當得俸一萬五千而敦告上不盡其數僥求差使故有是責其人內內侍省指揮更不施行故人內副都知趙世長係隨龍特與恩澤五資辛巳詔太史局言六月朔日有食之天著厥異朕甚懼焉其日可罷視事仍令有司具素膳公卿等更宜勉思所戒以輔不逮仍差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祭告太社日未出百司守職其合行事太常寺疾速施行先是樞密院奏事上諭曾布以太史言日食欲避殿布曰近例

正陽月乃避上曰天變所當警懼布曰若出自聖意欲祇畏天戒亦不必故事上悅退而語三省而三省實不聞之章惇曰須正陽月乃避莫不須如此布顧黃履曰聖意如此寅畏天變雖過不妨履亦然之既而詔書出莫不稱誦而惇意終不悅然亦莫敢不即時頒行也瀘南緣邊安撫司言蕃官播州夷界都巡檢楊光榮乞獻納播州疆土準朝旨南平軍不得擅便招誘光榮叔姪獻納地土若逐人因事出官即婉順和解仍從長處置尋下南平軍施行經今二年不見二酋出官又報文廣身死其弟文翰與光榮不相和解文廣是光榮何親此必有脫字光榮勢微弱欲倚漢界為苟安之計所以南平軍令誘獻納疆土本軍不候朝廷指揮便行接納雖已



敦遣光榮等歸本族萬一爲文翰攻侵無所借助或卻  
憑付羅氏鬼主窺圖文翰深恐夷界別致生事其楊光  
榮已令權播州都巡檢掩其過惡但言不切鈐東部族  
致害文廣特與放罪正行補授所有文翰遭羅變故雖  
然難以盡行承襲亦乞特與殿直並充巡檢今來楊光  
震元係播州夷界都巡檢光榮係同巡檢光震被害後  
本司前官已令光榮權都巡檢難以卻行貶損况文翰  
台承襲亦難處光榮之下所以據逐酋元管村族著望  
乞以播州東南地分作兩面並權充都巡檢其楊光榮  
楊文翰仍望以巡檢祭酒名目降告施行夷界巡檢自  
從宣命指揮從之仍各與帶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  
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是月章惇欲禁河北鹽語同列曰論者以謂祖宗有詔  
旨不可禁要之皆吾民何獨河北爲不可禁乎曾布曰  
相傳太宗時河北人詣行在泣訴乞免禁鹽太宗許之  
遂於稅額中增鹽錢其後仁宗時有議欲禁鹽者三司  
使張方平以太宗時語白仁宗仁宗矍然爲降手詔云  
朕不忍令河朔之人斗食貴鹽議遂格至今刻石在北  
京惇曰此只是文彥博刻石何故獨不忍河北人食貴  
鹽今太學諸生豈可云只照管某齋舉人此非通論許  
將徐曰北京石刻見在乃夏竦所刻也布曰冲元嘗守  
北都固當知之眾遂默然曾布日錄在辛巳今附月未監察御史  
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臣伏觀近降敕旨施行宣德郎  
竇納奏乞河北路官賣鹽者臣竊以河北諸州鹽法自



五代以及本朝嘗禁權矣不旋踵仍舊通行熙甯中先  
帝嘗問王安石曰著作佐郎張端言權河北鹽事如何  
安石對恐亦可爲但未詳見本末爾先帝曰理財節用  
自足致富如此等事雖不爲可也先帝隆眷安石言聽  
計從而於此獨斷以不疑非灼見利害不至於是其後  
雖有計議之臣請稍更法隨即寢罷由此觀之河北鹽  
法若官可自賣何俟今日然則先帝之深恩長慮至仁  
廣惠固可見矣伏願陛下留神省覽推原先帝聖語所  
謂如此等事雖不爲可也其意安在臣伏觀元降朝旨  
令本路提刑提舉轉運安撫司同其臣度今來止有都  
轉運司保明深恐眾議必有未協况民情乎欲望聖慈  
速賜睿旨且令河北鹽法依舊施行庶不生事一方安

堵天下幸甚

鹽禁後何  
如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八十八

七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